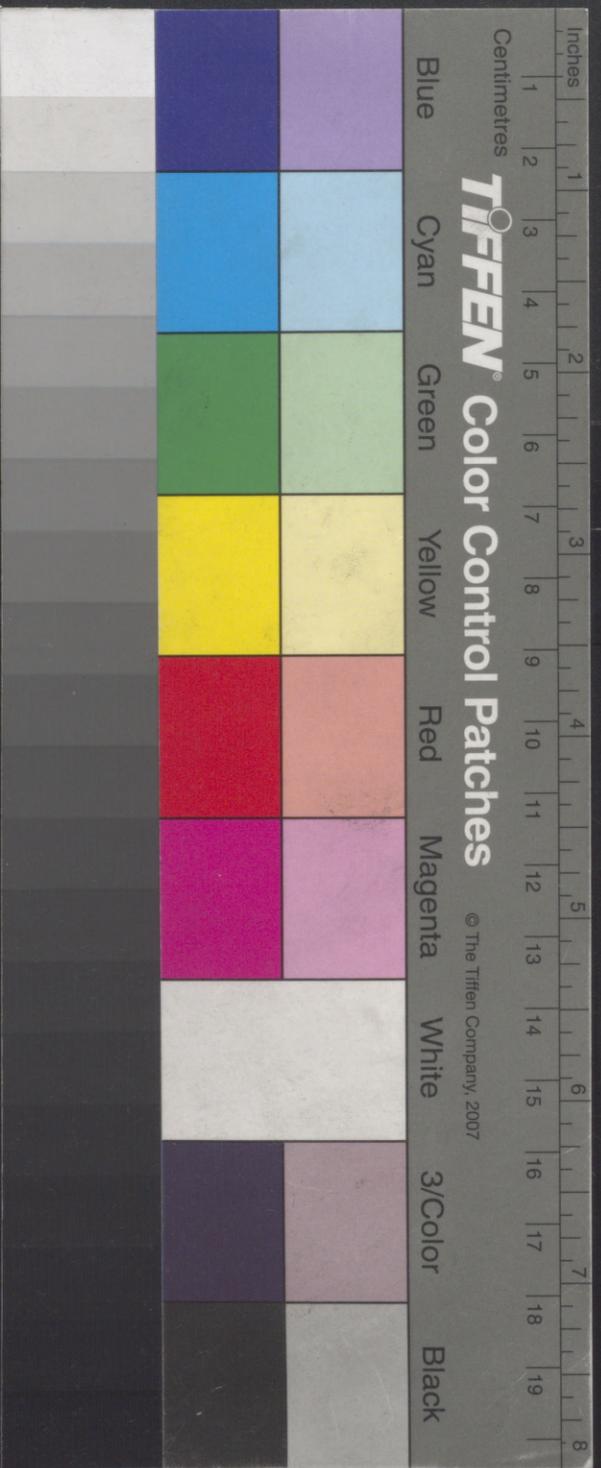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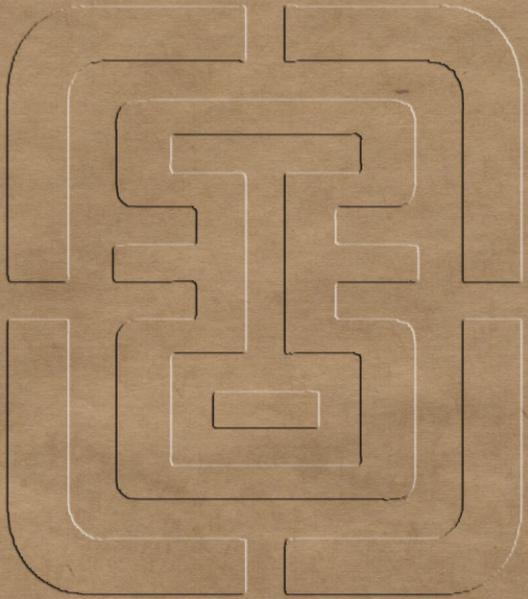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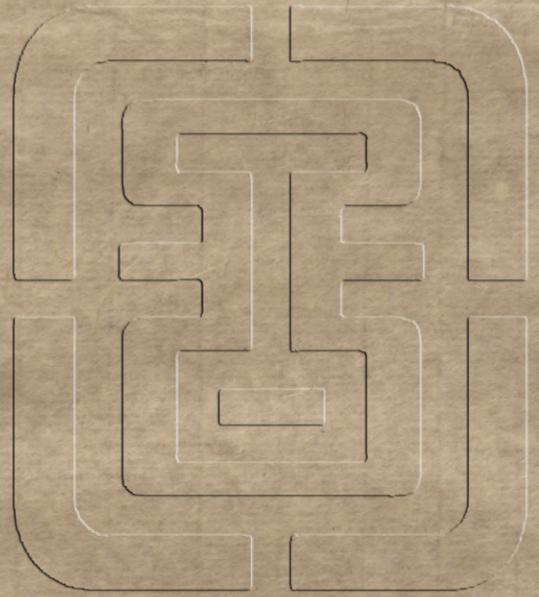


11+11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七十四

南菁書院

儀禮管見四

長洲褚寅亮摺升著

鄉飲酒禮第四 鄉飲酒之禮其別有四而此篇爲鄉大夫
賓賢之事實疏論之甚詳但此禮雖主與賢能選有德者
爲賓介三賓而餘皆齒序若有遵則席在賓東而不與鄉
人齒是選賢之中仍寓尚齒貴貴之義州長習射有賓無
介若有遵者則以公士爲賓自賓而外皆齒序雖曰習射
尚功而兼貴貴尚齒猶鄉飲也其黨正飲酒則專爲正齒
位而行禮故豆之多寡與年遞增而五十以下俱立侍於
堂下然考周官黨正之文曰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
族三命不齒則尚齒之中仍存貴貴之義焉按天子三命

以下皆士故如此分別若侯國則自一命以上苟位列大夫卽不以齒序爲少異耳以上三禮皆行之於在官者也至疏謂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禮此卽論語所云鄉人飲酒也竊意此禮雖曰飲賢然不過在坐皆賢者耳其賓介等必以年之先後次第爲之若以德則近於標榜矣若以貴又非尊賢之義矣玩杖者出斯出之文不云賓而云杖者蓋賓卽杖者中年之最高者故卽以杖者名賓也賓出而其餘杖者俱出矣孔子亦隨之而出矣若尙德不尙年年少者旣爲賓杖者安得不俟而先出乎明乎此則知此禮必兼年高有德者爲之矣或謂此禮不立賓介夫不立賓則獻酢酬之事俱不可行矣故燕義曰立賓

主飲酒之義也見凡飲酒必立賓也其或有賓無介如州長習射之儀亦未可定但賓必兼年德耳說論語者往往以鄉大夫賓賢黨正正齒位之禮沮之故詳辨於此

設篚於禁南東肆加二勺於兩壺 此篚內實三爵一解獻賓獻遵獻工皆爵酬賓用解記言賓至而徹篚少牢禮尸卽位而徹篚其節一也第此則覆篚而卽加勺彼俟徹篚而始加勺爲少異耳

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 此篚內實三觶一爲司正所舉而奠之其二爲二人舉解行無算爵前一人舉觶爲旅酬始者仍奠於篚卽二人所舉中之一故止三解

主人一相迎於門外 相依注主人之吏爲的不審學中何緣

得_有有司_{敖氏}說恐臆撰

主人與賓三揖 主賓入門後各向北稍前主西面賓東面是相鄉也俟介及眾賓以次入門訖乃相揖而轉身相背行即注所云將進揖也主東行至阼階堂塗南賓西行至西階堂塗南各轉身向北則由相背而相見矣因又揖注所謂當陳揖也主賓各由東西陳向兩階行於庭中行三分之一遙當碑處則因有碑隔而又揖注所謂當碑揖也凡揖皆緣向背而生注極分明敖氏汨之不可從說又見士冠禮

賓進東北面辭洗 賓降直西序之位必稍南於洗故只須進而東行以辭

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 注訓繚爲垂紵

而不解弗字之義案說文云弗橋也又云橋舉也然則鄭意蓋謂舉左手以垂紵肺乃以右手絕其末以祭弗字易明故不釋也但篇中俱從士禮獨此從大夫禮未詳

與席末坐啐酒 冠禮冠者啐醴不卒解亦在席末則此之席末啐酒不爲西階上卒爵起見明矣

自席前適阼階上 凡升席由下降席由上正也降亦有時而從下由便也東鄉西鄉之席以南方爲上則降從南方爲正今既啐酒於席末則身在北矣故即由便從北而降轉過席前以適阼階注云由便明本非正也敖氏謂升降皆由下反以此從北方降爲正非也後介不啐酒而自南方降席則從降由上之正矣敖氏欲護前說乃云介尊於禮輕者或得由

便則尤非試思介身在席中並非在南此便何從生乎按鄉射賓升席自西方注云賓升降皆由下疏云主人在東降不由上敬主人然則升降皆由下惟賓耳

賓北面坐奠觶於薦東注謂酬酒不舉故奠於左此通例也

即記所云凡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也集說云堂上則左之

堂下則右之各從其便試思左右之便豈以堂上下而生別

乎既違鄭義且乖記文酬觶不舉故奠而不授又不敢必

賓之不舉故仍奠薦右賓則遷於薦左以示不舉上經之辭

辭其奠薦右也謂辭親酌己者非謂辭奠而不授者似矣猶

未盡

主人揖降賓降立於階西將與介行禮故揖賓示自己將降

之意非揖使同降也賓見主人降亦遂自降矣凡欲入欲升

欲降必先揖以示其意禮也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以下經眾賓復位之文決之則

此時介與眾賓已在西階下賓南之位矣疏是也

介升席自北方自南方降席升由下降由上升降之正經

於此特明著之

介降洗主人自酢而介乃降洗者恐已飲之爵不潔也

卒洗主人盥注謂盥者將為介酌疏謂自飲而盥者尊介兩

說相發明惟尊介故雖代之酌而亦盥也此較敖氏達介意

之說為長達介意在自酢不在盥

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眾賓皆答一拜大夫尊故旅之而不

皇清經解續編
備禮答一拜士賤故旅之而得備禮答再拜注疏確不可易
敖氏謂三拜者旅拜法皆答一拜者答旅拜法因改特牲再
拜爲一拜以強就其說妄甚

主人揖升 張氏爾岐曰主人自升也眾賓尙在堂下至主人
於西階上獻時眾賓始一一升受之其說最當疏謂揖眾賓
升非也又記云眾賓之長一人辭洗卽從堂下東行辭之疏
言降辭亦非記云如賓實不盡如

賓席末答拜 席末下端之末凡言席末者未離席也言降席
者已離席也故立文有別疏似混而同之

進坐奠觶於薦西賓辭 前主人獻則授酬則奠此舉觶卽奠
以下主人故也賓不敢當故辭注云下主人非特明奠觶之

故并明賓辭之故

賓坐奠觶於其所 其所仍在薦西也雖在薦西已稍移在南
而近俎西矣故後云北面取俎西之觶

皆左何瑟後首挈越內絃 挈越以左大指承瑟下廉而以三
指鉤入瑟底孔中

眾工則不拜受箏 眾工不拜受則主人亦不拜送獻眾笙同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 俟升歌畢而始入

匏竹在下堂下無布席故立而吹之笙有目故無相三詩皆
有辭而後亡非有聲而無辭也崇邱三篇固鄭不引詩序注
禮時未見詩毛傳也

司正立於楹閒以相拜 楹閒東西節也其南則近堂廉北面

立而相

階間北面坐奠觶 經云階間東西之節已明而南北之節未著故注明之恐人誤以此階間同於既夕記遂匠納車於階間士虞禮饌黍稷兩敦於階間特牲禮執事之俎陳於階間之等也 上經在堂廉而遙以楹間為節此在中庭而遙以階間為節義例一也

坐奠觶遂拜執解興洗北面坐奠觶於其所退立於觶南 未飲前則奠觶而退其少立既飲後則奠而拜拜而洗洗而奠奠而復退立皆一人獨自行禮慎重其威儀以為表

司正退立於序端 視西階西為稍西然亦在序端之南非正立其處蓋序端在介席西北非俟事處也

使二人舉觶於賓介 注謂若有大夫則舉觶於賓與大夫敖

氏謂經言賓介明雖有大夫猶及介其說似長蓋大夫雖尊不得越介而舉觶焉鄉射無介故及大夫

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此與少牢賓尸二人舉觶儀略似但此二觶俱舉彼尸舉而侑不舉耳

賓取俎還授司正 向席而取俎自必轉身而授人若添出就而授之一節從何處就授耶經義反洎

乃羞 集說曰此時眾賓亦當祭薦

無算爵 此文甚略當參考鄉射禮但鄉射則舉觶於賓與大夫此則舉觶於賓介二觶錯酬其節不同耳

賓出奏陔 案周官鍾師注云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然則陔本有辭先儒亦謂有聲無辭非也

徵惟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 注云徵召也告請也召之與請不但見尊卑之等差且見召者必欲其來而請者來否聽其自主蓋既殺於正禮則不敢必以屈先生君子也

記

亨於堂東北 學惟一門固不可烹於門外而必在堂之東北者鄉飲酒義所謂其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注蓋本此又艮為狗位在東北所烹之方亦與其物合 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 經明言東上故注以統

於門解敖氏改經東字為西字以生曲說不可從

樂作大夫不入 其入之節在一人舉觴 後樂未作前為時亦無幾注言後樂賢深得禮意敖氏謂樂作則獻工大夫之獻不宜後於工然則大夫專為自己獻不可後而不入也失之遠矣

磬階閒縮雷北面鼓之 有磬無鍾無所對故縣於階閒而不

在西 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 此正禮也即康成所云升

由下降由上也其主人受酢而自席前適阼階上者以啐酒在席北端故由便而非正也然則此記是正禮何以注亦云由便蓋升以自下而上為便降以自上而下為便因其便而

禮節生即以是為正焉指身在席正中者言也若身在席北而必拘由上之禮則反躡席而不便矣故徑從北降此則真由便也注兩由便須如此分別看乃得敖氏云此儀各一見於經乃云凡何與蓋與彼升降皆由下之說不合故并記駁之夫駁記以伸其說何所不可

既旅士不入注謂後正禮敖氏云不與旅則與主人之贊同其失與解大夫不入一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七十四終

長沙王寶校
善化劉鐸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七十五

南菁書院

儀禮管見五

長洲褚寅亮摺升著

鄉射禮第五

此篇及鄉飲酒敖氏以為士與同鄉之士大夫飲射於學宮之禮按之各經義都不合不可從

賓出迎出賓家之門也疏謂序之學門偶失檢耳

乃席賓南面東上注以序為無室故不言戶牖閒或謂序亦有室按下經云尊於賓席之東而不言房戶閒似州序實無室者俟考

室者俟考

眾賓之席繼而西注云未有所殊別者明所以相連屬之故

其不妨連屬者升降可各由其席之西端不必畱隙地也賓

既升降由下眾賓同可知

皇清經解續編 儀禮管見五

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在階上少東而又少南於東序端。縣於洗東北西面。按周官小胥職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云凡則知縣亦有時而堵者矣。天子之宮縣諸侯之軒縣其爲肆不待言。即天子卿大夫之判縣士之特縣亦皆肆也。然則所謂堵果何屬乎。經雖無明文注及疏以義差次之。故知諸侯之卿大夫東縣磬西縣鍾。士則有磬而無鍾也。東磬西鍾合之乃成肆。就東西分言則均之半爲堵。士無鍾直半爲堵而已。無鍾則無罇矣。然則陔夏乃金奏之一賓出奏陔而不用金奏可乎。曰禮所不得用者雖專用鼓可也。集說謂飲射皆有鍾鼓罇恐未的。

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以左下綱向上斜掩過侯中而束於

右上綱故曰中掩束之。

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爾雅云容謂之防。郭璞注容如小曲屏。聶氏崇義曰縱廣七尺有半以牛革鞞漆之。陳氏祥道曰正而北乏而南故文反正爲乏。謂之容以獲者所屏也。鄉侯五十弓則三十丈。侯外門內又須有餘地以容往來。記云序則物當棟。士制棟下至堂廉約三丈六尺。庭深三於堂。士堂之深自室外至堂廉約五丈四尺三之則十六丈二尺。合計不及二十丈。不足以容侯道。然則州長雖士而州序之庭蓋深於士廟及寢之庭也。

主人朝服乃速賓。云朝服乃速賓則戒賓不朝服矣。故注謂戒時元端以此禮輕於賓興也。敖氏謂戒宿同服存備一說。

賓及眾賓皆降復初位据下經大夫降立於賓南之文則敖氏指階西以南當序之位為初位者得之

主人坐奠爵於西楹南疏謂擬旅時獻士用之非也旅用解

不用爵前奠東序端之爵獻眾賓訖已奠於下篚此更取上

篚之爵獻大夫獻訖亦不復用至獻工又另取上篚之爵而

今奠於此者或暫奠之後則奠於下篚而文略與

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西言少東則西

於鄉飲酒工席故樂正逼近階而立遷樂在後此時已先過

其位者禮主於射示其意也

笙入立於縣中西面笙磬相應豈可背磬而立鄉飲酒磬在

階閒則立於其南亦鄉磬也敖氏欲與注異謂立於磬西不

可從

太師則為之洗賓降主人辭降明無太師主人不降洗賓亦

不降也

反升就席獻工奠爵訖而反升乃與賓揖讓而升故注釋於

此時集說謂卒洗時以賓升者讓也方行實爵獻王之禮何

得又參以與賓揖讓升之禮且尚有降奠爵事實此時亦未

便即升

主人降席自南方此降席之正注云禮殺由便未詳

中庭北面坐奠解亦當階閒南北之中而不在階前南北

之中鄉飲曰階閒此曰中庭互文見義

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於主人觀此經知主人之席在階

上少東矣。敖氏謂東字衍文，蓋欲改經文以曲就變於君之說也。

三耦皆進。敖氏曰：進亦三耦並行，上射在左，如退適堂西之儀。

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向北履物之時，左足必履橫畫之距，還身正足之時，右足必履橫畫之隨。其縱畫則虛而不履，蓋兩足之間也。敖氏謂履縱畫者，非左足履物勢，必右還其身而後向南，謂下射向上射者，亦非誘射無分上下。

不去旌。旌倚侯中，蓋在正下。誘射者必善射，其中侯也，必不去旌。故可不去而不去也，非不主於中也。蓋見中侯不中旌也，注以不獲釋之微矣。

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乘矢以射，訖故更取一矢以挾，非與上相變之意。

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經明言當上耦作上耦射，敖氏云當上下射之間與經違矣。作之必正對之，而後作獨作。上耦則下耦亦隨之而並行矣。下經司射西階之東北面，命上射曰無射，獲無獵，獲亦專命。上射亦正對上射而下射自喻，若在上下射之間，則宜云階閒而何以云西階之東耶？

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注云：因不射不備，蓋此經之不挾矢而并不決遂與大射之雖決遂而仍不挾矢者，俱以不射故也。其不挾矢與大射同而不決遂與大射異者，變於君。

禮也

司射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 經先言出於下射之南則是由物間而出從下射南向東行也繼云還其後則是過下物折向北又折向西而還下射之後也疏似倒釋經文且失注中圍下射之義

襲反位立於司射之南 襲復衣也對袒而言故謂之襲與聘禮之襲有別司射之南之位司馬至此時乃改解南之位而位於是焉不曰復初位而曰反位者位雖其位於此始立焉上射於左 當發位並行向西階時上射南下射北上射已於左矣不待降階時始易位經於階下著之者明仍在左也三耦卒射亦如之 言三耦不過渾舉之耳何必改二為一凡

無闕大義而輕改經文者俱不敢從 第三耦射畢無與升射者相左相揖之事矣而經言亦如之依敖氏亦必削去亦如之而後可

司射降搢扑反位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於階前相左 司馬適堂西在司射未降先司射甫降而司馬已至階故於此得相交

乃設楅於中庭南當洗東肆 陳氏祥道曰考之於禮奉楅者坐奠委矢者坐委乘矢者坐撫取東矢者坐說則楅卑而無足可知舊圖楅有足誤矣竊謂楅應有足但不高耳南當洗亦大判言之未必尺寸不爽如在洗西而稍南亦可云當乃復求矢加於楅 不盡之矢必棲於隱蔽處須求乃得

大夫雖眾皆與士爲耦。若有大夫則以公士爲賓。然則眾賓之中無士矣。蓋既爲士則不在詢眾庶之中也。若堂下一命之士齒於鄉里者有之。故鄭以此士解與大夫爲耦。蓋亦觀禮而非習射者也。敖氏誤以眾賓爲士。不知此固秀民而非士矣。

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附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興其他如上射。拾取矢時經無北面之文。因不必還周異於大射故於反位時著其面位而曰東面揖。然則取矢東西面位不改不過進而近楅耳非北面也。惟取矢者一向東一向西故左手踣弓有卻手覆手之異勢。右手取矢亦有弓下弓上之不同。若皆北面則其儀不異矣。敖氏以上端向人爲敬之說似是實非。

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楅南皆左還北面搢三挾一个揖皆左還上射於右。北面下搢三上大射儀有揖字。此似脫方南面揖時上下射皆已離東西之位。一在楅西南一在楅東南矣。至少進則西南者向東東南者向西仍俱至鄉者當楅揖之處於是皆左還北面揖而搢三挾一焉。當北面時上射在西是於左也。下射在東是於右也。至再左還而並行向西以反位下射乃退而從上射之南並行則反在上射左矣。故經於皆左還之下而明之曰上射於右。注云下射左還少南行乃西面也。敖氏云上射固已居右殊不可解。

取矢時上射在北是居左反位時上射仍在北是居右猶升階進射時上射在西是居左及南面射時上射履西物是居右也

以授有司於西方而後反位 逆受者卑賤者之分也此往則彼逆矣未有傲然俟其至而受者

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 集說言不蒙如初可知勝疏儀省之說蓋第二第三番賓主大夫等無不射者不應於此威儀反省

橫委其餘於中西南末 實算者東面算於庭爲縱於人爲橫矢北括則南首算則南末與矢相變

不貫不釋 中而又脫則巧力俱全安有不釋算之理命辭蓋期其貫不期其必脫也敖氏求深反失

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 皆由其階降時兼大夫升時專指主賓言敖氏曰賓主之弓各倚於其序矢在其下而乃於堂下執弓挾矢蓋有司取以授之

反位升 敖氏曰階東階西當序之位反立於此相待而升大夫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由堂西出於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於堂西襲 敖氏曰亦有司授

之於堂西大夫爲下射以貴下賤之義也耦先升三等而大夫從之上射之禮也皆釋弓於堂西亦過司馬之南而後爲

之以與耦俱行故也

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 決遂二者相將著則俱著脫則俱脫無獨著決理注疏俱未釋敖氏據上經司馬不決遂袒執弓之文謂此決字當衍良是

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 取矢必先脫束然當其束時亦必遠羽而近鏃斯不損羽故云上握

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於中南北面視算 注云射事已明甚集說謂算中有尊者之獲不敢佩刑器以視之迂甚中西之地有算而釋獲者又在故由中東

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 告則分左右而總計之飲則仍視各耦之勝負

假令十算則曰五純假令九算則曰四純一奇蓋算有二即曰純矣孔氏穎達謂九算則曰九奇恐未然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 敖氏謂命設豐不搢扑者以尊者亦當飲此豐上之觶不知賓主大夫之飲固執爵者酌授於三席前卒觶而授執爵者也不在豐

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 經云勝者之弟子則卽是射賓中之年少者矣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降時始執者前洗酌有事也先反射位者事畢也注皆依經立訓敖氏以此弟子爲設榻設豐之輩位在堂西而不

與射故以袒執弓三字爲衍文而以反位爲反堂西之位刪大經破注非上司馬袒決執弓之比斷不可從

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耦不升堂徒執張弓立於射位甚無謂也況大夫之耦不勝大夫並不執張弓也而謂大夫不勝耦乃執張弓乎既不執又何釋敖氏謂耦執張弓立射位大夫飲乃適堂西釋弓似屬臆撰

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於侯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與取肺坐祭遂祭酒與適左个中亦如之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左个西北三步獲者之位也注以爲受爵於侯薦之於位獻薦異處敖氏

謂獻薦皆在侯細玩此經及大射儀其言獻也則異其文此則曰獻獲者於侯又曰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明其在侯也大射儀則曰獻服不氏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明獻之於位也兩處經文不同也至其言薦也則同於獲者將祭時俱曰薦俎從之於既祭後俱曰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並無異詞然則兩禮所設薦俎俱在其位明矣如薦俎先設於侯中乃獲者不先祭中反令徹其薦俎先祭右个左个然後仍設故處而祭中何耶故當以注爲正至所以獻薦雖主獲者實兼爲侯是以俎有三祭既有三祭則當爲侯祭矣故鄭注於其祭酒而曰反注反注者向身內注與凡禮外注異所以明其爲侯祭也然則祭侯時薦俎之設亦當順侯

北面之位而不當從南面之位矣敖氏亦誤。大射之獻亦當在侯因大侯前參于二侯故移獻就其位異於此。司馬受爵奠於篚復位。司馬既獻即先往侯西北西面以俟。至獲者飲時則北面受爵奠訖乃復位。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於其位。敖氏曰去扑者獻不可佩刑器此說得之。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獲者本負侯北面故即北面拜受釋獲者本在中西東面故即東面拜受其飲也則北面者轉而東面東面者轉而北面司馬司射各就其右受之。司射先反位。據鄭賈之意三耦初番射位在司射西南至司

馬定位後第二番射更移於司馬之西南故此經注云彘不言先三耦未有拾取失位無所先諸儒頗疑其說侯訂各以其耦進反於射位。敖氏曰大夫之耦以序而獨進皆進階前揖及楅揖拾取矢如三耦。階前之揖各向南揖也。及楅之揖則東西相向矣敖氏謂亦南面揖誤。大夫進坐說矢束。束在楅其說也必於楅敖氏謂大夫自為耦者並行至楅南即為之。與士為耦者即位而後為之未識在楅南何以得說束。

奏騶虞。按詩孔疏謂射義注引詩斷章斯言最的可釋朱子箋注相異之疑然注云思得仁如騶虞之人以充其官則未始以騶虞為官與箋義亦無大異至賈誼新書云騶者文王

圖名虞者囿之司獸又云獸廢官虞山澤之官二者皆不失人官備可知則以官備釋騶虞與小序異鄭固未嘗取其說以注禮也

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解飲 鄉者二人所舉之觶

賓與大夫奠於薦右未飲今仍使二人終此止事俟其飲畢

受觶酌酬主人及長 侯再舉也飲酒至末雖

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於賓與大夫 不行酬亦必酌而奠之蓋不敢必其不舉也

記 西序之席北上有眾賓三人耳其席南面東上今乃有西序之

席者豈以無介而賓不拘於三與然決非位遵於此如疏說

也北上固統於賓亦見異於介席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

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 陳氏祥道曰天子諸侯言質而不

言布大夫士言布畫而不言質則大夫士其地不采可知易

氏被曰皮侯大夫射之侯也五采之侯賓射之侯也獸侯燕射

之侯也記所言即獸侯也孔氏穎達曰大射天子三侯虎熊

豹諸侯亦三侯大夫參干卿大夫麋侯賓射天子用五正三正

二正之侯諸侯用三正之侯卿大夫士用二正之侯燕射則

此記是也朱子曰五采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次黑充其

尺寸使大如鵠三正之侯去元黃二正之侯用朱綠

物長如筈其間容弓 容弓上下兩物中空之地也教氏以兩

儀禮管見五

七

縱畫計而不以橫畫兩端計與記違矣

杠長三仞 鄭云七尺曰仞蓋本包咸論語注不從趙岐孟子

注八尺為仞者尋八尺則仞七尺矣孔鮒小爾雅以四尺為

仞如是則仞有三尺之牆止高七尺尤難信

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 無問矢之多寡挾之總於第二第

三指間故不曰指間而曰二指之間敖氏謂多則以餘指分

挾之失記意

眾賓不與射者不降 大夫尊不與射不降可知嫌眾賓不與

射因賓主大夫降而亦降故特明之

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後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 敖氏

謂拾取已矢乃為之似得上經文遂取二字意視注反位後

更進取之說為長

獲者之俎折脊脇肺臠 此條注疏終未灑然即敖氏臠字衍

之說亦屬臆斷也

大夫後出 注謂下鄉人不于其賓主之禮深得禮意敖氏云

欲使主人與賓大夫各盡其禮而賓與大夫亦得各伸其尊

其失與鄉飲樂作大夫不入之解同

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 布幅之廣當以漢志所云二尺二寸

為正故注據之淮南子云二尺七寸巡狩禮以為三尺二寸

俱未的

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 此中一丈三分其一以為鵠

則三尺三寸有奇七十弓之侯中文四尺鵠四尺六寸有奇

九十弓之侯中丈八尺鵠六尺

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翽旌獲白羽與朱羽糝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旌 惟賓射則容有在國在竟而中與旌亦各隨地而別若大射則未有在國者安得用皮樹翽旌燕射未有在竟者安得用虎中龍旌耶集說似混皮樹獸如人西閭角如麋羊即羶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七十五終

長沙王賓校
善化劉鐸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七十六

南菁書院

儀禮管見六

長洲褚寅亮摺升著

燕禮第六 待賓之禮有三饗也食也燕也饗重於食食重

於燕饗主於敬燕主於歡而食以明養賢之禮饗則禮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設几而不倚致肅敬也食以飯為主雖設酒漿以漱不以飲故無獻儀燕以飲為主有折俎而無飯行一獻之禮說屢升坐以盡歡此三者之別也饗食於廟燕則於寢其處亦不同矣攷之諸經諸侯於己臣有燕而無饗食意者饗食之禮自待賓客外惟施之於耆老孤子與

膳宰具官饌於寢東 此禮先設君與賓之席獻後乃設卿大

天之席故具饌之文在設席前大射儀則君賓卿大夫諸公皆同時先定位故官饌之文在設席後實皆止一次饌也敖氏因少牢禮有改饌之節遂謂先具諸官所當饌之物既設賓席官乃改饌之恐未然細玩經文官饌二字專指諸臣薦羞而言諸臣薦羞無論貴賤皆在寢東大射儀官饌不言其處以在學也饌公薦俎之處兩篇俱空其文尊君也然大射儀云宰胥獻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則知君之薦俎饌於東房矣此篇但云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而不言由左房以互見於大射儀也至公食禮宰夫之具饌於東房者尊賓而同於君饌也庶羞自門外入則又食禮之異於燕禮也

設洗篚於阼階東南 若果司宮設之則此經宜云司宮設洗篚下經宜蒙此經而直云尊於東楹之西矣何以此不言司宮而下始言司宮故注云不言其官賤也集說據大射儀以以決司宮設洗但彼亦無明文也洗篚二字不妨連言何必武斷爲衍文

左元酒南上 凡設尊之人必而其鼻而設之元酒在左酌酒亦面鼻酌燕禮大射在尊後酌取不背君故元酒於君仍在左於酌者則爲右

在尊南南上 朱子曰謂瓦大在方壺之南耳如疏說則纂正在方壺瓦大之間何得言不雜

無加席也 兩君相見各三重席不待言矣其待異國之臣則

食禮有加席而燕禮無加席以食為聘使而燕則以介為賓也賓無加席故主君亦無加席即郊特牲所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示降尊以就卑是也饗重於食食有加席饗更可知若飲已臣則大射賓有加席禮重也燕賓無加席禮輕也公則仍有加席矣以賓非外臣也莞筵三重加纁席再重合為三重注云私禮對公食大射而言也

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公立阼階東南而南鄉對卿則卿初位遙直東序而不當東階明矣賓出立於門外東面大射辨尊卑故北面燕主歡心仍寓賓主之義故東面敖氏據彼改此亦為北面泥矣膳宰請羞於諸公卿者先君而後臣又膳宰卑於小臣然則

燕禮亦隱寓辨尊卑之義

坐取觚洗 負觚也於此明其為觚下亦通稱為爵凡獻酢等

曲折之節文不著者按鄉飲大射以意求之

膳宰設折俎 敖氏曰公俎似當用肩賓俎用臂與鄉飲酒禮

異

坐絕祭 當以鄉飲酒疏臣在君前不繚祭皆絕祭之說為正

下文云公祭如賓禮祭則皆同祭肺之繚絕則不同勿泥

不啐酒 注云未薦者臣也蓋鄉飲鄉射主賓敵故主人受獻

後即薦此臣代君為主故未即薦

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獻禮之受爵送爵固皆

一拜但臣與君行禮無不再拜稽首者且既下拜矣又何獨

不遵再拜稽首之禮乎經不言者可知也集說謂一拜不稽首未然又案下文自酢兩言再拜稽首獻酢禮均則此豈宜獨異又云公答再拜則此一拜受之說亦未然矣

升酌膳酒 凡字之無關義例者古大立文不拘拘然敖氏必以此酒字爲衍何與

媵觚於賓 凡獻以爵者則酬以觶今獻既辟正主而不用爵則酬亦不用觶矣安可改觚爲觶

主人坐祭遂飲賓辭 注謂辭其代君飲酒不立飲蓋君臣酬酢君立飲而臣坐飲賓以尊君之禮尊代君飲者故辭其坐飲也敖謂欲卽受此觶不敢煩主人之復酌已是不令其飲矣義殊牽強豈有酬而不先自飲者乎下經公酬賓亦立飲

可見君當立飲

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 先拜之義依疏急承君勸不敢安服爲安

主人拜送爵 授而不奠異於士禮少牢下篇酬尸賓皆然豈此乃大夫以上之酬禮與

坐祭酒遂奠於薦東 代君行酬卽是尊者之賜矣故尊之而祭與先拜之義一也

公命長 注卿大夫之中卿字衍觀大射儀注卿則尊士則卑鄭君之意便明

媵爵者立於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於楹北 前之序進進而盥洗也後之序進進而酌也故

兩言之若如敖氏先者立於西階上以俟後洗者則酌散時
肩隨而行安得有交於楹北節次凡相交者必相左吉事皆
然經不盡言耳

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於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於薦南 屬執角觶待於洗
南俟後命也既得命則先奠觶於篚乃拜命既拜乃洗象觶
禮之次第宜然此經始言序進在奠觶前次言序進在升實
後其不在西階上立俟明矣 先酌者西行宜在北後酌者
東行宜在南如是乃得相左而交於楹北疏似倒說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與以酬賓 言與以酬則是公就賓階酬
之矣敖氏謂公不下席未是

公命小臣辭 下拜臣之常禮而辭之以其爲賓也

易觶洗 朱子曰更易二字注疏說雖詳然於例頗有不合疑
本無異義不必強爲分別

反升酌膳觶 膳觶承上有命不易之文而言也此膳字指觶
不指尊非衍也觀下文云若膳觶也則降便明

更觶洗升實散 凡旅者不洗此洗者爲更爵也

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 獻雖先卿其升席亦必俟射人命之
亦與卿序升敖氏謂獻卽先升恐未是

席於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同於賓也不設之而待其辭
者敖氏謂位近於君是也不言無重席而言無加席者別言
之則席同者曰重席異者曰加統言之則重亦名加此經是

也

若命長致上經云若君命皆致此云若命長致作不定之詞似任公之意乃所以優公也若論禮意則初命二人致次命一人致乃隆殺之節宜然

與立於洗南者一人皆再拜稽首送解注云以其共勸君蒙

初賸事也敖云並受君命宜終之指此節事也兩義俱有

胥薦主人於洗北西面薦主人不於賓酢時者公未獻也不

於獻卿時者爵卑於卿也薦於獻大夫時者亦大夫也同爵

而先薦者則如注所云尊之也於此經而知主人之為大夫

也益決既是大夫而注云上無位者堂上非本無位也按大

射儀注云因辟正主故不薦於上不薦於上則上無上位矣

其始也與大夫同立中庭北面之位至從賓升階後則遂定

位於洗北非至薦時方易位也集說亦誤

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辯獻乃布席布席乃薦之

經言卿席設於賓左大夫繼賓以西則賓西無卿與大射禮

異孔穎達燕義疏謂小卿在賓西者非主人辯獻大夫方有

事安得遽薦之經雖言於辯獻大夫之前實待一一獻訖乃

薦主人不過在布大夫之席之先耳

席工於西階上所主為燕者或卿或大夫不定故必辯俟其

升席後乃以樂樂之禮之序也

主人洗升獻工凡不洗者不祭下眾工皆祭酒則皆洗可知

皆洗皆祭君禮之異者也獻筮同

公又舉奠解惟公所賜受賜者無論卿大夫必先以酬賓乃
主以次而下

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於公乃降復位 注以此為大樂正

位在東縣北而小樂正立於西階東北面自若敖氏以為此

禮止一樂正告後復西階東之位二說不同俟訂

南面坐奠解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解興坐不祭卒解奠之興再

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解洗南面反奠於其所 注疏從解西

往來之說確不可易敖氏謂由解東則與經文左右適相反

矣日月五星右還亦自北向西自西向南也天左還亦自南

向西自西向北也如何以右還為自北向東左旋為自南向

東耶其以中庭位為階前南北之中而非階間南北之中

誤與鄉飲同階前之中庭公立處也臣可立乎

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於賓 降字似宜在告於賓下非

衍

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 少儀曰凡祭於室中堂上

無跣燕則有之此禮說屨即跣矣然亦未嘗見膚也深衣連

衣裳為之而曰短毋見膚則殊衣裳者制亦可知

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 敖氏云既退則司正降而復位然究

以注退立西序端之說為正蓋既為司正則獻酬時俱當立

堂上以察儀迨其受獻乃降復解南位獻訖仍升立序端也

士長升拜受解主人拜送解 今文解為觚注不從而敖從之

欲異鄭也其云獻不用解未知何據惟其欲護己說遂併上

經媵觚於賓之觚亦改爲觶以實酬應用觶獻不用觶之言
皆改經以遷就臆見也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立於觶南東上

司正庭長於獻士時而先薦之益可明薦主人於獻大夫時
者亦以爵同也獻司正等仍與士序獻訖即薦不待辯獻乃
薦所以殊之於羣士中其位則司正正當觶南射人而下以
次而西俱北面

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 當依注尊後北面酌向君之義爲
長獻之或西南面敖說可從

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 亦大判言如鄉射耳其
實異者正多即注亦略舉其一 二端餘則讀者以意求之可

也大射正敖氏言即上所云射人一人是也

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於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 前
公酬賓而賓升成拜與君行禮之始此賓媵公而升成拜與
君行禮之終

士旅於西階上辯士旅酌卒 旅食已得獻則旅酬宜及之故

注云皆及焉但細玩經文上云士旅於西階上辯者似專指
士故言辯而不言卒至士旅酌卒始指旅食者言耳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於阼階上知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
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 庶子官燕義

有明文不知後儒何故必不信禮記而以卿大夫士之子當
之夫卿大夫士之子苟無其位未必與燕既有列於位獻當

從其爵豈宜在旅食後注是也惟注以左右正為樂正則未
 敢深信蓋獻大小樂正亦不應在旅食後竊疑左右正如宮
 正等官與內小臣為一類夫人之官也庶子為世子之官左
 右正內小臣為夫人之官故不論爵而最在後獻之且不與
 旅存此鄙見俟折衷於賢者

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上媵解以大夫此則以士且
 士變文曰執爵禮殺也

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古文曰公答再拜注不從者
 以此時禮殺止答降席之拜也

執散爵者乃酌行之此禮無算爵止一爵序酬無兩爵錯酬
 之儀

公有命徹冪蓋在大夫旅畢士初行旅之時

遂升反坐士終旅於上如初上已言士旅酌亦如之矣復言

此者見士旅時有公命徹冪卿大夫降拜士暫止爵之事故
 俟其反坐而後終旅也

寡君君之私也注訓私為受恩厚彼此俱可通用李氏心傳

謂私之言屬則或晉使聘於邾滕豈有反自稱其君為私屬

之理敖氏同誤

記

賓為苟敬席於阼階之西北面有晉不躋肺不啐酒其介為賓

敖氏謂大夫為聘使則燕以主國之大夫為賓非也如其說
 則反主為客矣即以聘使為賓亦無所嫌但無苟敬之席耳

苟敬之席在外臣則聘賓也在本國則諸公也二者之外則無矣若公所與燕者或卿或大夫自各從其本位耳朱子謂所與燕者雖不為賓亦當如苟敬恐未然倘有諸公位之於何處耶不啐酒則亦不告旨矣

羞膳者與執翼者皆士也羞卿者小膳宰也 惟薦則公以士賓以膳宰以見等差至設折俎則同以膳宰矣此言羞膳者士而不別言羞賓之人則亦同君而以士可知下文云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言凡見自賓而外卿大夫同豈專指大夫以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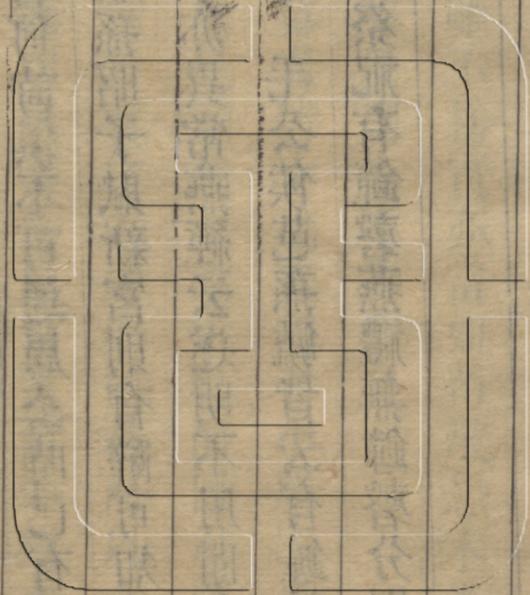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 此見納賓以樂之異於常燕也常燕則工歌鹿鳴之二而笙奏南陔三詩此則

升歌同而堂下所奏之詩所用之器不同故別言之攷周官笙師管笙等皆其所掌則管奏亦屬笙師故笙入承下管之文管指器笙指職一也若謂管新宮後而始入則吹管者何人三成者何詩俱不可通周公時已有新宮其非斯干可知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則有辭可知故注云小雅逸篇又此無閒歌亦異常燕經云遂明不用閒之意

有房中之樂 毛公侯芭孫毓皆云有鐘磬王肅謂無鐘磬與注同疏謂祭祀有鐘磬燕禮無鐘磬分別甚精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七十六終

長沙王賓校
善化劉鐸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七十七

南菁書院

儀禮管見七

長洲褚寅亮摺升著

大射儀第七 射可以觀德行故聖王重之其重射之義有

二選諸侯也擇士也考之禮記射義其曰射者射為諸侯

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所謂選諸

侯也其曰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

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

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奏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

祭此所謂擇士也又云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

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以所貢者之得

人與否定其君之賞罰此則於擇士之中而即寓黜陟操

縱諸侯之微權也因并令在朝諸臣共有事於射以習禮樂而觀盛德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豈獨在會同時乎至諸侯大射取士則上以貢天子下以助己祭而卽於其時合羣臣其習焉故逸詩曰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而射義所云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可免流亡之患者也乃論者疑必射中始得與祭卽大臣中容有不得與贊襄者不知擇士助祭不過如後世所謂陪位者耳竝無職司非若百執事者之有一大定而不可缺若贊玉幣者奉玉盞者奉六牲者之等在朝諸臣各揚其職廢職則有常刑奚待於擇之哉亦安得以擇之哉蓋百官眾矣除祭祀有常職外其餘不能一一入

廟也於是射焉以擇之令其陪位固非專擇夫所貢之士而諸侯大射亦非專擇夫所欲貢之士也明乎此然後知擇士以助祭與夫駿奔走執豆籩之各有司存者固竝行而不悖矣然則祭祀有常職者與射否乎曰射人戒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經文明言之矣安得不與特不專爲助祭而擇耳此篇鄭注所云得與祭者蓋亦指陪位言敖氏謂諸侯與其羣臣飲酒而習射之禮則仍是燕射而非大射矣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射人宿視滌與下

經樂人宿縣文法同俱射前一夕但視滌則此時卽預命之故蒙上戒文敖氏合宰司馬射人爲句謂總戒三官視滌并

矣夫漑器掃除射宮何必煩宰司馬乎疏謂宿視滌又在三日之先一夕亦未然

司馬命量人量侯通與所設之以狸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千五十設之各去其侯西十北十畿內諸侯大射張熊豹二侯畿外諸侯大射張熊參十三侯舊說確不可易敖氏據周官而疑儀禮謂畿外諸侯亦射二侯因曰作經有先後禮制有隆殺所以異也如是則令畿外諸侯忽二忽三何所適從耶又言畿內安得有諸侯之國大夫列官王朝則爲卿大夫在其封邑卽爲國君如鄭亦在畿內也非諸侯而何

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千陳氏祥道曰鄭眾馬融王肅以正在鵠內賈逵以鵠在正內說皆無據要之大射之侯棲鵠賓射之侯設正燕射之侯畫獸此其別也

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鑊皆南陳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故東方曰笙鍾笙磬西爲陰中萬物以成故西方言其成功曰頌鍾頌磬聖人取名之義精矣因其在東故以之應笙震爲竹也因其在西故以之應歌兌爲言也因又名歌鍾磬之鼓與股皆就一面言蓋磬如句股形其不鼓者謂之股其鼓處謂之鼓股短而闊其長二其闊一鼓長而狹其長視股一而有半其博則三分股之一其股與鼓之厚則各得其博三分之一其方積則均故縣之而無欹側敖氏分股鼓爲兩面誤鑊大於編鍾而小於特縣之鍾蓋特縣鍾中又自有大小也竝非小於編鍾

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 集說云以君當於阼
階東南揖卿大夫且主人位亦在洗北皆當鑊之南故移以
辟之此視疏更詳明

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

注云君於其臣備三面耳此卽降

尊就卑之義階間之縣何妨於射而必徹之乎且賓射亦軒
縣又何獨不徹乎

又尊於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

敖氏以此尊俟時而設并

獻三侯獲者與巾車隸僕人等與注異今細按乏東北似止
有二尊無四尊也說可從祭侯而神之不妨用鬱鬯獻酒獻
字依鄭讀爲是

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於戶西南面有加席

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
北上席工於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 燕禮至

獻卿後始云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而於設公賓席下無
設卿大夫席文故彼注云席自房來此禮於設賓席後卽繼

以卿席賓東云云至獻卿後復云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

明此時席雖未設已先定其位故注云樹之於位後見兩禮

微異也敖氏俟時而設之說存參有加席專指賓不兼公蓋
對燕禮賓無加席而言若公與已臣燕而有加席不待言矣

注以命於其君者爲小卿所以別於天子命卿也集說言中

大夫爲小卿非是卿可通稱大夫大夫不得稱卿經文大夫
繼而東上蒙小卿在賓西文極明不必於繼而下添西字

官饌射宮無寢故闕其饌所而不言

公升卽位於席燕射朝服記言之大射所服經無文據天子

大射與享先公同驚冕則五等諸侯亦各服其祭宗廟之冕

服也

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司士職有太僕從者其屬

也此從者小臣之屬也

交於楹北降燕禮及此注俱云往來以右爲上各居右卽相

左矣故凡往來相交通例無論堂上堂下經或言相左或不

言相左俱無有不相左者其向西者必在北向東者必在南

向南者必在西向北者必在東自不至履錯然矣賈氏此經

疏及鄉射司馬司射相交疏甚明燕禮疏誤集說言經不言

相左者俱相右故以此爲退者在東進者在西則尤非經於

往來相交之儀無二例惟凶事則變於吉而相右故鄭注既

夕禮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如敖說則混吉於凶矣可

乎

公坐奠解答拜上經公於媵爵者或言答拜或言答再拜則

皆再拜可知不言再省文耳此經公答賓亦同疏爲大射辨

尊卑故公答一拜恐未然

不啻肺不啻肺則不啻酒可知鄉禮貶於賓

坐授瑟乃降注謂立於西縣北者取近其事敖氏云西方太

遠矣

乃歌鹿鳴三終止歌鹿鳴一詩而三遍也鄉射記歌騶虞若

皇清經義儀禮管見七

采蘋皆五終亦止歌其一而五遍也故注依經解之若謂兼歌四牡皇華則鄉射記之騶虞五終果何詩乎其謬顯然

主人洗升實爵獻工此亦每人爲之洗爵敖云觚也

太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於鼓北羣工陪其後自堂而降則

立於西縣北自西而東則坐於東縣北皆在縣北也安有立

於縣中鑄南鼓北之理如敖氏所云耶鑄南鼓北餘地無幾

焉能容兩列之位至謂歌工降而下管其誤尤不待言

擯者遂爲司正擯者卽大射正也鄉射司正至射時轉爲司

馬諸侯更有司馬正司馬師等官故司正始終不變其職下

文司射亦以大射正爲之故敖氏謂諸侯之大射正二人

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敖氏以此爲堂上爲耦之

法告公似較注告選三耦之義爲長蓋三耦以士爲之而所

貢之士容與其中故司射誘射有教之之意未必以大夫爲

也且此時大夫已就席矣下比三耦而不著大夫降文可見

三耦之爲士也

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

而午射正蒞之工人士與梓人非內官北堂下恐無其位注

俟考一縱一橫曰午縱畫爲射者兩足間之界橫畫爲射者

兩足立處卽距離也二物皆然疏數容弓乃指二物橫畫兩

端中間空地言容六尺則司馬往來不礙矣敖氏指爲縱畫

相去之數不太偏乎射正疑卽司射畫物以前尙仍本官之

稱至西面誓耦則改稱司射猶擯者之改爲司正也

遂命三耦取弓矢於次注謂取弓矢不捨者次中隱蔽處蓋言非不捨也捨而人不見之故不著其文

卒射北面揖誘射者南面而射即南面揖亦可而必北面者鄭謂不肯鄉是也如敖說則三耦射時上射不履君物何以亦北面揖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命時立位宜在西階前南北之中大射在郊學中以閭獲以旌敖氏欲與注異而并違經上射在左鄉射耦東行上射在左則居北此耦西行上射在左則居南及階則上射總在西

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上云適次下云反位其位蓋近於次然在次外非即次中也下經大夫立於三耦之南諸公卿

繼三耦以南俱次外之位三耦最北其南諸公卿其南大夫也又言諸公卿取弓矢於次中明從次外而入若先在次中則經不言於次中矣又經於三耦之拾取矢而退也曰釋弓矢於次說決拾襲反位於諸公卿之卒射也文亦同益可決次自次而位自位矣敖氏以三耦及公卿大夫士俱於次中有所立之位不知設次止以隱蔽袒襲且以委弓矢楅等豈有位乎自此一誤凡退射者於入次出次之節無不誤矣負侯者許諾如初去侯每侯負侯者獲者固各有一人矣然獲者常居於乏負侯者則去侯而之乏自乏而趨侯各司其事

似未可謂之代前經云授獲者退立於西方獲者興共而侯此不相代之明證又注謂參于無代以服不官止一人耳然

亦可使徒爲之似三侯皆有二人之說爲長如初言其聲之宮商同耳其實此時則以宮趨直南至之西又諾以商

大夫從之降適次立於三耦之南西面北上 疏以適次爲過

之而向堂東最分明敖氏誤認此經遂生位在次中之說

且左還母周反面揖 上射本東面下射本西面惟還時稍背

至本位則各如初故去反而且見母周之義也鄉射左還而

周故直云東面揖

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 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兩禮同也

但鄉射位在楅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故云上射於右大射

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北爲左故云上射於左敖氏乃改於

左左字爲右字謂與鄉射同亦昧於東西之別矣

一小射正授弓拂弓 小射正授大射正大射正執之以從經

一文甚明何必改授爲受

先待於物北北一筈東面立 司馬適物閒時必不由此所空

一筈之地當以注不敢與君竝立之說爲正

還右乃降 右還者我自右而還也還右者還人之右也有彼

我之分君立下物南鄉其西爲右司馬從物閒向南出而東

過以繞其後是還其右也故注云猶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

同義也疏未甚分明若敖氏云來由物北去適物右則何以

謂之還

大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 射時司正無事故於公之射舍司

正而執弓以從公

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 君尊故於其射也
大事不同鄉射記云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
將乘矢拾發在上射發之後此拾發在公既發之後兩處立
文迥別安得亦以此為上射先發

諸公卿取弓矢於次中 上經言諸公卿適次繼三耦以南至
此始言取弓矢於次中則射位在次外明矣

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 小臣
於委矢時即束之鄉射言兼束專指一 大夫乘矢言此云異
束則每人為束也東卒司馬正乃就而坐撫焉得以卒字為

衍

東面坐坐兼斂算實於左手 敖氏云坐字衍鄉射無之此可

從

三耦及眾射者皆升飲射爵於西階上 鄉射之三耦及眾射
者先止於堂西及飲射爵乃進立於射位此則射畢而即已
立於次北之位故不言進立也

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 司射既命其升飲之儀小射正乃作
其升飲異人為之亦諸侯官多也

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 經無諸公卿不與士為耦之明文
則安得衍此三字

兩獻酒 司馬正司馬師各酌一壺故有兩

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 下經立卒爵注云不拜既爵司馬

正已反位似與此注獻服不之徒乃反位相抵悟不如敖氏

既拜送而反位是後則司馬師代之行禮之說為長

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獲者祭俟所設薦俎當如俟北面之

位薦南而俎北注云薦俎之設如於北面人焉是也

二手祭酒亦為代俟祭酒向自身而反注於內也必二手者

散大容五升一手難反注

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俟之禮此

獲者祭參于二俟隸僕人等則無所祭云皆如大俟之禮實

不盡如也

司射先反位此時二耦尙未拾取矢注挾矢二字衍也

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此句似宜在三耦拾取矢如初之上敖

氏竟以為衍未然

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於次先言如初位後言入

於次位之在次外也益明

若士與大夫為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東大夫

為下射也亦西面說之不北面

反位諸公卿升就席與反位之大夫同升也其義已明不必

更添大夫二字

公又舉奠饌唯公所賜前勝三饌公舉其二餘其一至射畢

旅大夫公乃舉之

乃薦司正與射人於饌南北面東上司正為上以齒受獻薦

則先士於獻示同於薦示異也鄭於上經司射指為射人此

經注云射人小射正然則司射蓋小射正矣但據燕禮大射

正爲司射則此似不應以小射正爲之故敖氏謂亦大射正或燕射異於大射與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 史小史也太史先已獻之薦之矣疏失檢

受賜者興授執散爵者 不言爵可知也何必添入

公入驚 敖氏總誤認射在路寢故以爲降入於內不知諸侯

路寢之庭不能容九十弓之侯道也 此篇無記見於鄉射

篇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七十七終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實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七十八

南菁書院

儀禮管見八

長洲褚寅亮摺升著

聘禮第八

宰命司馬戒眾介眾介皆逆命不辭 宰命司馬戒之與君親

命有別且既不辭似可不再拜稽首

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於君 史與卿大夫同在幕東西

面故展畢卽以書授宰如在幕西則必越幕而授宰矣宜從

注若賈人撫幣自在幕西東面也

賓朝服釋幣於禰 釋幣禮輕卽孤爲聘使亦朝服

制元纁束 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鄭以古三三積畫三

誤當爲三三只則二尺三寸也此與廣二尺二寸長二丈不

皇清經解續編

儀禮管見八

同者或制幣之度異於常幣與

又入取幣降 祝爲取幣而入主人無事不入矣注是也此與陰厭之禮有別

取圭垂纁 疏謂纁有二種一是木爲中幹以韋衣之奠玉於上一是絢組所以繫玉於韋板乃有屈垂之節分析本細然云繫玉於上則仍相須爲用非判然二物矣故總名曰藉但經文各有所指此纁垂纁屈纁指其絢組而言也覲禮奠圭纁上指其韋板而言也疏恐人誤認注中藉玉之文故言鄭和合解之以圓其義後儒紛紛辨詰殊可不必

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璧 享夫人而曰元纁束帛則是享君束帛必與元纁異色矣但未知果用

璧色繪否耳

舍於郊斂旌 下經云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旌敖氏以爲歸及郊而衣朝服則出及郊而說朝服可知何故於此經與注立異

奠幣 奠而不授不敢必其許示謙也集說謂賤不敢授此是君幣烏可以執贄相見之禮例之假道之幣想亦玉馬兼有與享禮略同但晉用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則以尤物誘貪夫耳

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 此視主國禮稍殺故李氏如圭云賓太牢則介不得用太牢也積唯芻禾則無米可見但所無者門外米車耳若庭中筥米則仍有也至

敖氏云上賓有積上介以下未必有則非蓋經文兩餼字訓作饋義以有生牲故即謂饋曰餼實兼積在內否則介以下之人馬可不須芻禾耶云介皆有見不別上介羣介

史讀書 注云北面向賓讀也敖云東面未是

朝服無主無執也 空留其授受之儀而不執玉帛朝服以肄而始服則道路深衣可知不當如敖氏卿大夫朝服士元端之說

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於上介上介告於賓有司展羣幣以告 如之者如上圭則拭之展之璧則拭展而會幣加於左皮也不兼上介視之在內蓋君之聘享上介視之夫人聘享上介不視俟賈人告而轉告於賓羣幣則有司自展而直

告於賓差降之義也若上介既視賈人何必再告之宜遵注告則必易其所立之向亦注義爲長羣幣注謂私覲及大夫者敖氏以記文幣之所及者明之最是疏似遺卻君之問幣一項

賓至於近郊張嬪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尙未勞賓如何先以請行速之依注問所之之說爲得問而告其故乃始勞亦事之節次也

上介出請 注凡有來者與皆出請人告與字連上讀乃起下語辭朱子疑其誤非誤也

勞者再拜稽首受幣賓再拜稽首送幣 授受之所經無明文敖氏謂受當門中南面賓北面授亦無所據注云受送拜皆

北面受送一讀拜皆北面爲句言受者送者拜皆北面也疏將受送拜專貼賓說作三節看故疑授誤爲受不知注實兼賓大夫而專指拜言

勞者揖皮出 公衾大夫禮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彼是主君之禮物故北面此勞者不必北面也從注東面爲是

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 授受之法左右各執一物者先將右手之物授人受者以兩手受旋亦以右手執之授者乃以兩手授左手所執者受者以左手受之先所受後所授必兩手者所謂授受不游手也經云二手授栗則是右手先授棗然後二手授栗注疏極明敖氏故生異說士虞禮主婦自取兩籩棗栗設於會南棗在西何妨

右手執者設於西左手執者設於東耶未可據以難注

大夫帥至於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 賓居是館方可設饌故帥至後乃致館於殮注云以

上卿禮致之則有束帛也又周官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致館如郊勞之儀鄭於郊勞注云勞用束帛於致館注云如郊勞也不償耳亦明主國有束帛賓特不償使耳乃疏誤會彼注故於此經疏則云以上卿禮有束帛可知於司儀疏則云聘禮致館無束帛賓亦無償兩處互異此是而彼非也疏又云諸侯遣使聘王國致館用束帛而無償則更誤夫諸侯來朝天子賜舍無幣而諸侯尚償之以束帛乘馬敬天子之使也豈天子反加厚於陪臣而致館有幣陪臣竟傲然受之

不償王使乎禮經雖無明文以理揆之王之賜舍亦如侯氏無幣而陪臣則不敢償王使以辟其君也卿致命未有不入門者賓受幣再拜稽首亦當如郊勞受幣之節敖氏謂致館在門外而無幣非致館設殮本十節事經云致命命兼館與殮言細玩注意亦非專以致命爲致殮其云卿不俟設殮之畢以不用束帛故者意謂卿致命已訖又不必俟設殮畢後將幣以致故可先退也疏云致館兼致殮致館有束帛致殮空以辭無束帛此解注意最明

眾介皆少牢 少牢上牲爲羊下牲爲豕彼少牢饋食是臣禮故上牲一鼎而腸胃從之下牲豕與膚爲二鼎玉藻及此經是人君禮故上牲羊與腸胃爲二鼎而下牲止一鼎以此示

別豈可混而同之所以然者特牲無羊止三鼎少牢有羊以體與腸胃分爲二故五鼎大夫雖得用少牢而不敢純同人君朔月之食故以豕之膚代羊之腸胃也若此則正應用諸侯禮矣疏生人食與祭異之說尚未得禮意歸饗餼盛禮而士介無堂上之饌此亦宜無注所云俟訂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 擯者之數與其所立之位出入之儀鄭據周官大行人天子接諸侯之禮以推之於諸侯接聘賓之禮雖無明文可徵亦略得其概矣敖氏盡闢前說獨創新論竊所不取又謂諸擯皆在門內從公上擯出納賓時承擯紹擯皆立於門東北面尤屬臆撰夫聘異於朝者惟旅擯而不傳擯公迎賓在大門內耳至擯介位向未必大

異也注謂末介未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云旁者非東西正相去蓋自末擯直西至末介北東西相去三丈六尺末介東至末擯南亦然其南北相去之數諒不甚遠太遠則傳命時接語難聞矣若旅擯則上擯至末擯南賓進末介北東西正對相去三丈六尺也

每門每曲揖 天子諸侯廟制朱子於中庸或問用孫毓之說而曲暢之最為詳核賈疏雖分昭穆為東西然太祖與羣廟竝為一列亦未密若集說謂太祖之廟最東高祖而下以次而西則所謂序昭穆之義何在且苟遇升祔四親廟俱當動移所謂祔以其班之義又何在是兩誤也至所云天子每廟皆有五門諸侯每廟俱有三門竝如朝制尤屬無稽

賓立接西塾 注云東上舉上擯以該承擯紹擯也凡立同向者尊卑不敵則尊者稍在前故又云少進於士

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賓襲執圭 當旅擯時賓北面介東面不同向至廟門

外立接西塾時賓轉而東面介轉而北面面位雖改仍不同向北面者西上上介最西賈人在賓南偏近上介故可坐而授圭而上介仍北面受之介授圭而西面者重圭故雖非行禮而亦訝授也注疏俱是曲禮云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注謂裼襲文質相變有纁為文裼見美亦文無纁為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本兼垂纁屈纁及行聘行享兩節事言故熊氏云上明賓介二人

爲褻襲指垂纜屈纜而言也下明賓主各自爲褻襲指行聘
行享而言也說最分曉紛紛辨難可息矣大射之襲對袒而
言卽平時褻也喪禮亦然但無褻衣耳此襲則對褻而言其
義各別衣服之制賈疏極明遇不服裘時則以中衣代褻衣
以無美可見也中衣之外卽是上服裋上衣衿前卽謂之褻
若服裝則無中衣有褻衣觀賈疏則一應葛藤之說不辨自
明孔穎達曲禮疏謂褻衣之外有襲衣襲衣之外有上服則
多一重衣矣非也

公當楣再拜 當者面向之也蓋在楣下少南初時卽西面立
於此至拜時乃還而北面

賓三退負序 退卽避也注意以賓將進授圭故經不云避而
云退以對下立文非謂禮節與周官異疏卻誤會

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 集說以四分楹開一在東
約之不如卽推以君行一臣行二之語二分楹開一在東其
義尤的

擯者出請 賓始至竟未知其所以來之故也故使士請事至
道之入竟知爲聘來矣然至近郊又使下大夫問其所之之
國及行聘之朝訝賓於大門外矣擯者又出請事蓋明知其
行聘禮而不敢晏然直受以爲聘已也謙之至也正聘已行
至於將享擯者又出請焉至享禮旣終明知其公事畢矣而
擯者又出請事蓋不敢逆料爲賓必無事而遽行醴賓之禮
謙之至也至私覲已行真無事矣然猶未敢必賓謂事已竟

也而復請焉必賓告事畢公乃出送此則謙而又謙者也比前後而觀之可以識禮意矣

皮如入右首而東 執皮與執贊左右首異一生一死也雉象生昏禮亦象生故皆左首敖氏改此經右首為左首以遷就西上之說不可從下執上介皮同

請禮賓 冠禮昏禮注讀醴為禮者從此經也敖氏力欲異鄭故於冠禮昏禮從經文而此則讀禮為醴

公出迎賓以入 前是賓行禮此是主君行禮於賓愈致謙敬故出迎注意如此疏公禮私禮之說尙未盡

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 拂時猶宰夫奉至振袂後公乃中攝之

公壹拜送賓以几辟 公尊故自行拜送之常而賓答則再拜稽首注於此經云辟位逡巡於上三退云三逡巡可見其儀節不異也

宰夫實解以醴 冠昏及此禮主人俱不自酌豈用醴當人為酌與又三醴皆不設洗皆無洗解之文豈人為代酌故不洗與然冠禮醴子贊者洗於房中豈醴子洗而醴賓反不洗與抑文不具與宰夫授几酌醴皆自下升疏謂以賤略其升降是也又案公食大夫禮宰夫立於東夾北或者在側階升降故不言與

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解尙撮坐啐醴 祭時一手執解一手執柶啐時乃并解於柶兩手奉之以啐疏甚明敖氏謂以右手

兼執解柶不識脫空右手何用說文云攬理持也蓋下奉解而上持柶也

建柶北面奠於薦東酒卒爵而醴不卒爵故注云糟醴不卒坊本誤卒爲啐

賓降也不注謂不敢當盛盛指再拜言敖謂不敢安受尊者之拜辟之而降然則授几拜時何以不降

從者訝受馬敖氏以從者爲賓之私臣亦可從公食禮同賓覲上已言辭請禮賓矣醴後不必再請注是也

二人贊注云賈人之屬言如賈人之等庶人在官執役者耳非卽指賈人

委皮南面釋辭後乃委皮禮之序也無辭未釋而先委皮之理其請受也委皮者南面而左手執前足其復入也隨介執皮者北面而右手執前足必云南面見皮之東首也以非行禮故變於陳庭實之儀不北首

上介奉幣下經明云北面授幣敖氏於此經乃曰奠幣而不敢授示遠下於賓未詳

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是時公位於中庭西面如敖氏所云北行將至中庭與公稍相當乃東行及公左而北面則是對公之面而行相去無幾矣注說爲長賓私覲時反還負序振幣進授亦先自西徂東當東楹稍西然後北行也

宰自公左受幣此亦鄭不側受之義爲長觀下宰夫受士介幣之注更明

賓固辭 以下經士私面而賓辭例之注謂固衍字無疑敖氏
一辭而得請亦可謂之固則固辭與禮辭何別

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 公拜訖主國之士即取所奠之幣立
俟擯者之來乃授於宰夫故注云俟擯者執上幣來也

宰夫受幣於中庭以東執幣者序從之 先受上擯所執之幣
三人乃從立處序至中庭而授幣於宰夫

及大門內公問君 此時之位注以始入門之位言之明賓介
皆北面也敖氏云賓東面公西面問之存備一說

君使卿韋弁 不可混韋弁為爵弁說見士冠禮
飪一牢 熟食不可久停故腥有多寡而飪皆壹牢

腳臚臚 句 蓋 句 陪牛羊豕 句 庶羞應在豆豆有蓋此雖名陪

鼎實用蓋不用局鬲敖以蓋為發語辭

皆以二竝東上韭菹其南醢醢屈 敖氏謂醢醢西昌本昌北
麋鸚鸚西菁菹菁南鹿鸚鸚西茆菹茆北麇鸚其次較疏為

長疏於兩夾陳豆之次亦誤屈小曲折也絳大曲折也物止
兩種相閒而雜謂之錯疏謂屈者句而屈陳之絳者直屈陳

之不為句意尙未顯
八壺設於西序北上二以竝南陳 注謂稻粱二種各四壺疏

以與夫人歸禮異解之最的集說謂兼有黍酒存備一說但
既有黍酒則陳法宜稻二壺在北黍四壺次之梁二壺在南

如夫人歸禮之次

饌於東方亦如之西北上 言西北上者明陳則於東墻下而

位次與西夾同也。敖氏強以飪尊而腥卑，又強以堂上之饌配飪兩夾之饌配腥太鑿。

醢醢百饗夾碑，十以爲列，醢在東。穀陽肉陰而分東西，注義甚精，何取尊卑爲義乎？凡經於所尊之物，卽明指其物之位。經云醢在東，如論尊卑亦醢爲尊矣。

餼二牢陳於門西北面，東土。飪腥餼饋賓者也，故俱陳於門內。米禾薪芻以給，隨從廝役及飼馬炊爨爨用也，故俱陳於門外。各從其等也。門外地寬矣，豈不足容陳餼而陳於門內之謂乎？

米百筥，筥半斛，設於中庭。經凡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言階閒者，東西之中也。燕禮大射司正立位及士喪禮置重之中庭，則既在東西之中，又在南北之中，與此中庭同也。敖氏以碑在庭之正中心，如是則米筥之設，正當碑處矣。故遷就其辭而曰東西之中。

東陳。東陳者，宜向西。西陳者，宜向東。注云北軸則似無東西之別矣。容訂。

至於階讓大夫先升一等。主人第三讓賓，遂不辭而先升。主讓三而賓讓二，故注云不成。又言今使者三讓則是四讓也者，明其必不然是駁古文三讓之文見，所以不從之。故賈疏可疑。

受幣堂中西北面。宜亦三分楹閒，一在西。

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敖氏謂降堂辟君禮是也。鄉飲酒。

主人爲太師洗而賓尙降況此禮爲已降而何以不降乎細思終以注餘尊之說爲優

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 宰夫在門外之西必以身牽牛近東致命此注西土恐是東土之訛

及廟門大夫揖入 注云省內事旣而俟於宁案詩齊風俟我於著乎而傳曰門屏之間曰著爾雅釋宮門屏之間謂之宁孫炎曰著與宁音義同然則卿大夫士門屏之間亦得通稱宁矣大夫塞門以簾不以屏然其處卽門屏之間也

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 注謂大夫階下辭之似太遠敖謂中庭辭之是也揖讓如初注謂大夫至中庭旋竝行必俟賓入始從階下至中庭與之竝行亦嫌自尊敖

謂主人至入門右之位揖賓皆行理亦較勝大夫不俟奠幣而先辭賓亦不果奠幣而遂左以本非降等之客也

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爲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 云如主人受幣禮則凡出迎揖讓之節皆如親受之儀矣特不拜耳所謂拜卽上經聽命後降階西再拜稽首升成拜是也此則不可代之故不拜敖氏謂并揖讓之節亦無未然

堂上籩豆六 敖氏謂籩豆俱用朝其者而去其末之二故有饗蕡等說可從注臣設於戶東臣字疑衍

上介四豆四籩四壺 注云無稻酒蓋從上去之也若從下去之則宜無黍酒蓋黍酒之品下於稻梁美者在外故稻梁夾黍而陳今欲異鄭而去下品宜去黍矣乃云無梁酒是又不

得其緒也

眾介皆少牢米六筐 不在數之多少而在品之眾寡故大夫

餼上賓上介無稻餼士介又無粱也當從注

賓介皆明日拜於朝 上介亦拜蓋與俶獻及饗食經因言賓

拜而連及之不必疑為失次

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不拜 敖氏謂禮不主於己故不拜則

是慢君事矣從注不純為主之說乃得禮意

賓自碑內聽命 不云階閒而云碑內近碑可知大夫在楹北

而賓自碑內聽命則碑如堂深益信矣若碑在中庭賓立其

北相去太遠恐聽而弗聞也注云聽命於下敬也勝敖氏君

命不主於己之說遠甚

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 固同若鄉君前竝受之節亦

以非正行禮故位可如此大夫之廟而有右房則士亦有可

知疏以此為正客館蓋欲迴護注意而為之辭即云客館亦

因其本宜有者而制之也

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於阼階東 必言自碑內者見由西

階降也

賓謁迎大夫賄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 束紡所

以遺之禮玉所以報之兩事實一節事也無用出而再迎束

帛乘皮即庭實如何言不用庭實敖氏俱誤

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 館賓無接見禮故公車至廟門外方

下注是也偏駕不入王門君車何妨入臣外門乎聽命與相

拜禮意各別注以爲於廟門中西面敖氏以爲在廟門外之東塾少南敖氏可從

公退賓從請命於朝公辭賓退此之請命卽周官之拜辱也質言之則曰拜辱謙不敢斥言則謂之請命何異之有敖氏以爲欲親受君命不知前上介聽命後已一一達於賓矣如再請是若爲弗聞也可乎辭而卽退者拜則嫌於敵者往來之禮故以從命不拜爲敬

舍於郊公使卿贈如覲幣至此始贈賓見前之束紡專遺聘君

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旌禴乃入反命必請小心畏忌之衷也入必禴懼災避禍之意也俱可不行而必行之昭其慎也敖氏謂及郊乃載旌者出時受命至此而斂歸時反命至此而載亦其節也知此則知朝服說舍之節矣何於上舍於郊注而有異論耶又於及郊始朝服亦見在道服深衣也

乃入陳幣於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入字連下讀敖氏以乃入爲句非西上敖氏云賓公幣在西私幣次而東上介幣又次之三者又以所得先後爲序是也

東帛各加其庭實皮左既云東帛各加其庭實而又云皮左則別在東帛之左明矣敖氏謂加於其上此但欲異鄭而不細玩經文也

某君受幣於某宮惟本國之臣則稱太廟若於他國彼雖受

之太廟亦可稱其宮名不得據此辭而遂謂諸侯必不受於太廟

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 此所獻乃公幣外加賜之物必欲實指爲何次所賜則鑿矣遺聘君者曰賄賓歸及郊而餽之者曰贈經文甚明左氏傳云厚賄之亦以秦君能用君子故重其報禮非賄聘使也賓既無賄安得有賄中加厚之物君答拜勞士介亦如之 於使者言答再拜於上介不言答再拜而言答拜則一拜可知於士言亦如之則旅客一拜可知注皆依經立訓敖氏謂君答士介皆再拜是欲破注而先倍經矣上士介覲而主君答再拜以其爲介也

席於阼薦脯醢三獻 雖備三獻之禮其實惟主人獻時拜耳

敖謂亞獻三獻亦拜非注云酢主人者祝取爵酌以無尸故主人自酢祝爲酌也言每獻奠輒取爵酌者指亞獻三獻者之自酢也又云主人自酢也句似贅張氏爾岐言當以輒取爵酌主人爲句自酢也爲句言室老士酌主人因自酌也如此則頗似特牲少牢致爵主人之意亦通亞獻三獻自酢之位集說謂於西階上未知然否

行酬乃出 歸而告反禮之常也與飲至禮各別子重伐吳歸而飲至乃自誇其功耳

不筵几 君薨則廟皆無主故不受於廟而於殯宮

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照注兼夫人世子喪在內爲賅執玉不麻故權制此服敖氏謂夫人世子喪皮弁

服以受如是則與吉時何異

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衰於館受禮不受饗食 按奔喪曰諸臣

在他國為位而哭謂已赴主君故得為位而哭此赴既未至

則哭不於館又安得為位受禮於館亦以赴未至也

赴者至則衰而出 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敖氏謂赴者遷延

俟聘後始赴恐緩不及事矣上經云俟閒容主國有事行禮

稍稍赴後中閒或因他事而出斯可服衰經意言未赴時止

衰於館非欲赴者遷延之謂

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 復命不得親見君

因鄉前哭尚非行奔喪禮故不就朝夕哭位哭訖始行奔喪

禮出袒括髮以下是也注深得人臣忠愛惻怛之隱敖氏謂

復命後不哭出而復入乃哭雖曰忍之須臾恐無此情理蓋

誤解入為入門耳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為之具而殯 權殯於館也若死於侯

閒之後須以棺造朝斂之而已行事後乃權殯士介賤直斂

而不殯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 物薄故不云享而云獻

記

久無專則聘焉 周制天子聘於諸侯諸侯聘於天子及自相

聘問為期各異而又各有有常期無常期之別天子聘諸侯

則周官大宗伯所云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

親異姓之國大行人所云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

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禴以補諸侯之裁及下文歲
 徧存三歲徧頰五歲徧省等是也間問即存頰等有常期其
 賑膳等無常期矣諸侯聘天子則大宗伯所云時聘曰問殷
 頰曰視大行人所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頰以除邦國之
 慝是也殷頰有常期天子即位以至巡狩十二年間於元年
 七年十一年三次行之以此三年止一服朝餘五服不朝者
 各遣人來聘殷盛也眾也言聘者眾而禮又盛也此固有常
 期時聘者遇天子有事來而無事否不在殷聘之數蓋無常
 期矣其諸侯自相聘則大行人所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
 也殷相聘也聘義所云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此記所云
 久無事則聘焉是也歲相問即小聘有常期所謂殷聘有二

一則三年大聘有常期一則或有言或久無事而聘無常期
 其儀物同大聘故亦謂之殷也經未明言久無事之聘故記
 特補之然則比年三年乃周公所制邦交之禮非行於天子
 之禮也王制則指諸侯之於天子故鄭君據左傳辨之謂為
 晉文霸時所制蓋以其廢元年七年十一年之期而以列國
 邦交之禮行之於王朝耳所以然者原其心以天子既不巡
 狩難以十二年為準也然乃夷王室於列國名尊周而實卑
 之即此一端其譎而不正可見後人未嘗深究其故而疑邦
 交亦無比年三年之禮因竝疑王制注與聘義注互異不得
 不詳論之

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於館明日君館之 以其束帛

即前束帛加書者也注言既報館之書問尚疾者言客若未
定行期而即報則其書稽留於客所矣故俟還玉後報之疏
誤會注乃有密事之說

遂見幸問幾月之資 朱子曰上言與鄉圖事固已知所之矣
此但計度費之多寡耳注未是

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 當依注於日字絕句

纁三采六等朱白蒼 孔穎達雜記疏引此記云朱白蒼朱白
蒼朱子謂不知何時失此三字有此三字乃顯六等之義否
則竟似併一色為一而矣

問諸侯朱纁纁八寸皆元纁繫長尺絢組 當依注以皆元纁
繫為句纁藉則尊卑不同組繫則尊卑一等故可以纁藉之

名統夫組繫

復見訝以其摯 訝見賓云又見之以其摯賓介見訝云復見
之以其摯是各執其所當執之摯以相見也若還摯則如士
相見禮有還摯之文矣敖說非

升堂讓 依注舉手平衡擬執玉之容方與上文皇下文志趨
一貫觀下又云升堂主慎可見非讓升之謂

授如爭承下如送 集說讀爭字絕句如此則授受時成何威
儀

眾介北面踰焉 聘享皆然故記於享後非專指享

左先皮馬相聞可也 虎豹之皮未必皆有故無者以馬代既
有皮何必更用馬敖氏謂一節用皮一節用馬相聞而設殊

不可解用皮者庭實之正也故先言左先無皮用馬通其窮也故又言皮馬相閒可也

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 記以幣與貨對言故注以玉釋

貨字注幣者人所造成以自覆為句幣謂束帛也為句張氏

爾岐曰幣當作蔽自覆蔽也存參

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 見勞賓者先於致饗餼

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 祖與父存沒無定故科祭其一敖

氏謂兼祭惟一尸則何昭穆之有下經皇祖某甫皇考某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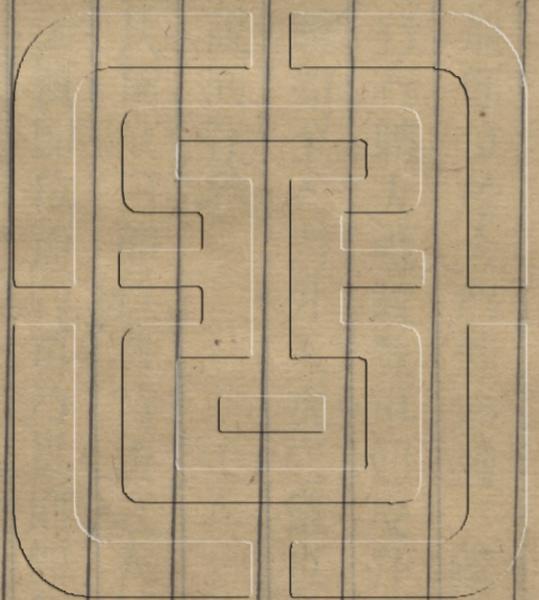
誤與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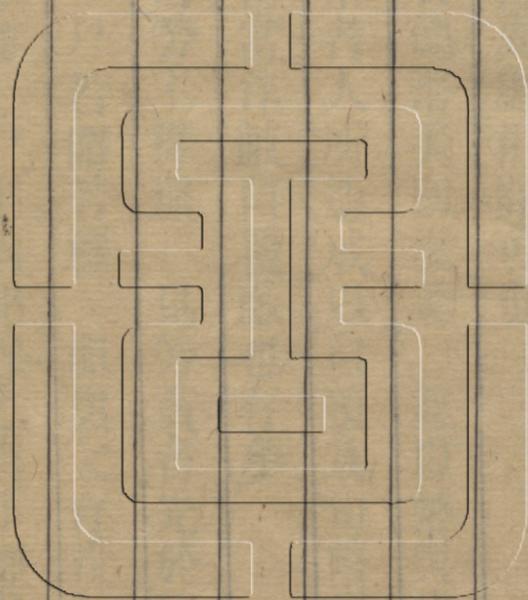
請觀 聘口請不必即於是日觀訪帥之終言之也

凡餼大夫黍梁稷筐五斛 照注餼賓上介不兼士為是

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 經文本明敖氏故生荆棘之

說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七十八終

長沙王賓校
湘陰吳宗質

儀禮管見九

南菁書院

公食大夫禮第九

長洲褚寅亮摺升著

遂從之賓朝服卽位於大門外如聘 遂從之言隨後踵至耳

非與使偕行行聘大禮故登車卽皮弁食禮輕故至次中始
易朝服如聘如至大門外入次之儀也敖氏謂拜命時卽朝
服與鄉射說同存參

卽位具 張氏爾岐曰卽位者待賓之人具者待賓之物解注

意最明如云賓卽位而有司乃具則卽位上文已言不必復
出矣集說非也

甸人陳鼎七 此卽聘禮致饗上介之數也小聘賓與大聘上

介爵同

飲酒漿飲俟於東房

注云飲酒清酒蓋指四飲中之清而言

所謂醴之已沛者非指三酒中之清酒也疏誤會鄭意

宰東夾北西面南上

諸侯之有內宰與否無可考但以下經

內官之士在宰東北之文推之竊意諸侯卽有內宰亦統在

內官之士中仍當依注宰夫之屬爲得不可以內宰當之立

於此者以近東房之饌也敖氏則以爲太宰蓋緣疏尊官二

字而誤宰夫視小臣爲尊故云尊官疏豈指太宰耶且東夾

北亦非太宰立位也

坐奠於鼎西南順出自鼎西

南字非衍蓋扁亦可奠於鼎西

南也注云入由東出由西明爲賓也者見若不爲賓則出亦

當由東矣出入君門禮之常也

雍人以俎入陳於鼎南旅人南面加匕於鼎退

匕北枋雍人

旅人退未卽出注云出入之由如舉鼎者蓋終言之耳至後

取匕舉鼎乃順出疏謂出而復入非

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於前卒盥序進南面匕

將盥旣序進

盥而復位將匕又序進故兩言之交不言相左可知也鼎有

七則匕者七大夫然則侯國五大夫之說未必然矣

魚七縮俎寢右

縮俎者於人爲橫也若進首進尾則於俎爲

橫於人爲縮矣縮俎必右首無左首吉凶人鬼皆同但祭祀

則進腴食生人則進鬻爲異耳喪奠與虞未忍異於生亦進

鬻也右首左首則鬻腴有內外之分進首進尾則鬻腴有左

公立於序內西鄉賓立於階西疑立 依注示親饌之義為長
公既立於此後即因其故位而立至賓之位則本在西階西
不因公立序內之故此則敖義為長

士設俎於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膚以為特
經不云牛其東羊豕膚以為特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而立
文如此則膚在腸胃東而不在豕東可知腸胃出於上牲膚
出於下牲未有反特於上列者

宰夫設黍稷六簋於俎西二以竝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
以終南陳 經云二以竝又云南陳然則每一二簋自北而南屈
曲作三列矣張氏爾歧以東西三簋為一列南北作二列非
宰右執鐙左執蓋 上言宰夫設黍稷下言宰夫設鉶執觶啓

會俱不云反位此在中間獨云宰獨云反位非宰夫之屬可
知故注指為太宰所以別於上下也

宰夫設鉶四於豆西東上 鉶羹羹也不可謂之陪鼎亦不可
謂之羞鼎疏混

飲酒實於觶加於豐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於豆下 設於
豆東遙對漿飲賓惟飲漿而不飲酒亦涵不舉者於左之義
故注云然

坐取韭菹以辯擣於醢 敖氏曰此所擣者醢醢以下五豆少
牢四豆尸取韭菹擣於三豆是其徵也

贊者東面坐取黍實於左手辯又取稷辯反於右手與以授賓
賓祭之 東面簋西也即下經間容人之處先黍後稷六簋辯

取兼授而兼祭

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 本宜用
離肺因便賓祭故不用離肺用扞肺然不可竟稱為扞肺故
變其文曰不離見宜離而不離以優賓也於辯取下而復加
壹字異於授黍稷者見逐一授之也賓亦三次祭故不云兼
一祭之

扱手扱上鉶以柶辯擣之上鉶之間祭 器無虛設若每鉶有
柶而賓惟用上鉶之柶餘柶不為虛設耶依疏優賓惟有一
柶之說為長

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於涪西賓北面辭坐遷之 設於涪西
蓋亦於中席遷而西之則在加饌之部分其直南介於饒與

牛炙之間而牛炙遙對東稷簋其間可容人往來也

皆有大句蓋句執豆如宰句 張氏爾歧以蓋執豆為句不成

句法

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簋西間容
人 饌所必留一人以受羞所留者即設腳之第一人然則先
者反之自第二人以下無疑矣疏是也經文兩言先者所指
各別敖氏謂俱指執腳者未然云由門入見反者俱從門外
取羞也

旁四列西北上 腳臚直稻南而腳稍偏西臚稍偏東饒牛炙

直梁南而饒稍偏西牛炙稍偏東每兩豆當一簋若在旁然
故云旁四列且見牛炙雖稍偏梁簋東而不可太東乃得簋

炙間容人也張氏爾歧圖以牛炙直稻南而梁南無羞則餘地甚寬不必言間容人矣敖氏謂正饌中席加饌在旁亦誤解旁字

臠以東臠臠牛炙炙南醢以西少醢醢牛鮓鮓南羊炙以東羊臠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臠芥醬魚臠除臠臠臠炙外十二豆以牛羊豕為次而魚在未但牲魚七而醢醬五位難錯今以羊炙代醢之位則大段猶存錯之意矣疏謂直是綰之次固然亦未始不隳兼別尊卑義鮓即臠也羊豕無臠魚無炙臠牛是大牲故三者兼有

取梁即稻祭於醬清間右手先取稻左手取梁竝於右手祭於醬清間不特祭加宜於加亦見重公所親設故祭於公所

設醬清之間降時取梁清徹時取梁醬皆此意也

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贊者所授賓祭者三正饌則黍稷也三牲之肺也加饌則庶羞之大也經於黍稷則曰辯以授賓賓祭之是黍稷總授賓賓總受而總祭也故曰辯以授也於肺則云辯取之壹以授賓賓受坐祭是二次授賓三次祭也故不云辯以授也於庶羞之大則云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是大亦逐一授賓賓則逐一受之而總祭之也故云兼也立文不同注據經為解不可破正饌豆實祭於上豆之間大是如饌豆實宜祭於加饌上豆之間注云祭於臠臠間亦是也祭漿飲亦於是處可知賓三飯以清醬諸禮凡食飯無不食舉者故注云然食舉本

有次第故疏言任賓取以優賓按周官司儀食禮有舉數以次差之大夫當三舉則食舉明矣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賓既飲則公出自箱立於序端矣於是宰夫以束帛授公而公受之非受於東箱也

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聘禮禮賓於授幣後亦曰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下遂行覲並未更入門而行再拜稽首禮也然則此禮之拜不蒙上事可知故注云若欲從此退集說以爲謝侑幣非凡飲食無論酒與幣皆賓先拜受而後主人拜送無送後復拜謝之禮下經公辭及賓再拜稽首因之亦誤

三飲下大夫禮不得飲酒注謂漱漿是也敖說誤

北面坐取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於階西執飯與醬親徹之常禮正饌取醬加饌取梁示兼徹之

東面再拜稽首既奠於西階西乃進至階東東面拜凡西階下之拜無有在階西者敖氏臆說不可從注云不北面異於辭者專對沒霤北面之拜而言

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歸饗餼用鼎不用俎俎乃行禮時設之不以遺人注用籠之說爲長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若純用朝事豆實

與人君禮無別矣故注參取饋食二豆也九俎饌法亦當依注三三爲列不當如敖氏四四爲列而特鮮獸之說蓋三俎五俎七俎不得要方故須特三三爲列則正方矣何反用特

乎其饌法則北二列仍如七俎而鮮魚則加在魚南鮮腊則加在腊南移膚於腸胃南也八豆之次則韭菹以東醢醢昌本麋鬱鬱南菁菹以西鹿鬱葵菹蝸醢八簋之次則六簋仍舊加黍於稷南稷於黍南六鉶之次則牛以西羊豕豕南牛牛東羊豕

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 按昏禮疏推魚之數云或諸侯十三天子十五此疏則云孤與子男同十三侯伯十五上公十七差次可知兩疏不同據此經卿大夫魚數以命數為差則五等諸侯亦必以命數為差矣昏禮疏言或疑詞耳陳氏祥道反據彼舍此舛矣若以此推天子魚數其十九與

簋實實於筐陳於楹內兩楹間一以竝南陳 賓所食者梁則四筐宜黍稷稻粱各一不言簋實者省文也若簋實陳於碑內經必明著其文而列其位次

庶羞陳於碑內 庶羞中有鴈臠炙載鮓俱在牲體不得陳所陳者四醢也芥醬魚膾也上大夫則加鴛鴦雉兔也皆當於此其俎實之魚腊與所加之鮮魚鮮腊或亦從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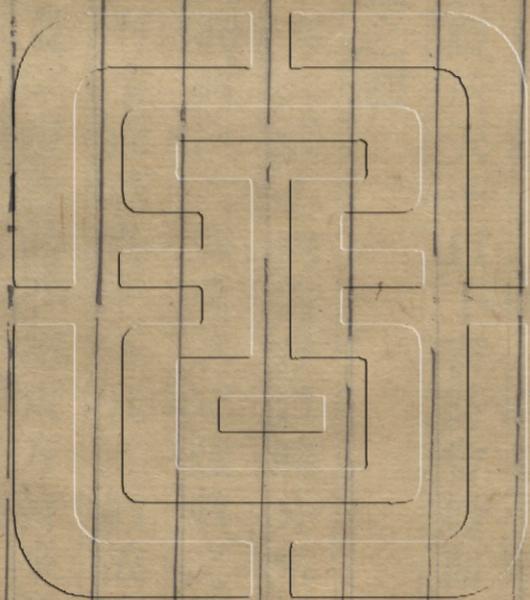
皆自阼階降堂受 禮器明言諸侯堂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敖氏乃以七尺五尺分五等諸侯為二而以大夫與士同三尺不可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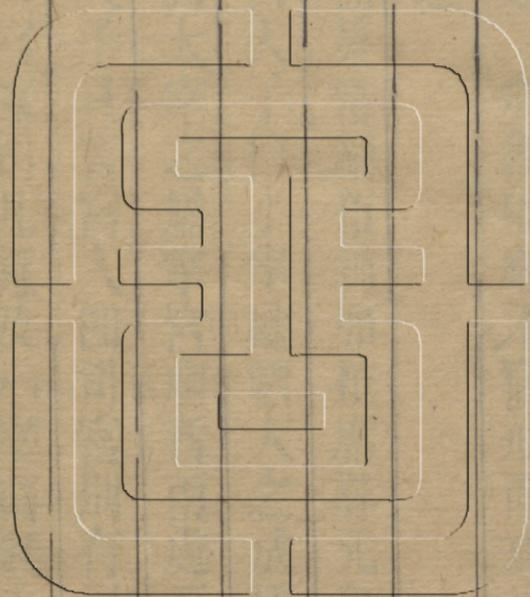
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 注云同爵專據主國大夫言主人卿也則使卿致主人大夫也則使大夫致

記

不宿戒戒不速 鄉飲射雖不宿戒而戒後有速此惟戒竝不速賓卽從之

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皆卷自末 注於燕禮則云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蓋以其設尊也於此記則云太宰之屬掌宮廟者兩處互異疏言注雖不同其義則一天子具官宮人卽司宮別有司几筵又有小宰諸侯兼官故司宮兼司几筵及小宰竊疑小宰佐豕宰其職尊未必使兼煩辱之事而司几筵則爲宗伯之屬又未必使小宰越職以相兼也說終可疑豈鄭未自定故兩存其說與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 記明無論公親食與否而兩者之拜上大夫不得與下大夫異其儀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七十九終

長沙王 賓校
湘陰吳宗實校

儀禮管見十

儀禮管見十

長洲褚寅亮摺升著

南菁書院

覲禮第十

此篇分三節自至於郊至乃歸言在廟受覲正

禮諸侯覲於天子以下言時會殷同之禮祭天以下言巡

狩而盟之禮

覲禮

康成言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謂除王畿外每一州

內各分四時再以六服遠近定疏數之節此期一定子孫率

以爲典其有事而朝者又不在此數故東方亦可以秋覲北

方亦可以夏宗也豈謂春則東方皆來夏則南方畢至乎王

氏與之以是而譏康成固矣巢固在南韓固在北安知其定

制之初巢不在春韓不在秋耶又安知曰朝曰覲非朝王之

通稱耶且韓侯初立來朝不在常朝之限又安知朝期本不在秋而免喪來朝適屆秋時遂行覲禮耶泥一字而輕議先儒愚不敢從讀曲禮疏斯了然矣門屏之間謂之宁曲禮云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舉朝以該宗春夏受摯於朝明矣戶牖之間謂之依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舉覲以該遇秋冬受贄於廟明矣諸侯西面兼伯子男諸侯北面兼五等此篇云負依秋覲禮也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之外再拜此亦無藉者而授受俱不言襲則諸儒專以有束帛無束帛分謁襲者非通論也帷宮而旌門天子之制也帷宮而帷門諸侯之制也卽在門則未有不圍其四旁以象宮者集說謂於壇

之南橫設兩帷於兩旁而空其中以當門是何規模

使者左還而立致命時東面受璧時以左手向外還而南面當從注

侯氏送於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據此則聘賓於勞者亦送可知特不拜耳未有任其去而不送者

賓之束帛乘馬注言受於外者受而後卽館異於聘賓禮也受舍後豈有僨於門外之理敖氏此條之誤更甚於鄉致館不入門之說

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春夏朝宗受贄於朝受享於廟則設次於大門外而廟門外無次故享時得行車逆之禮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故大門外不須次而廟門外有次疏解注意

極明此觀也在廟門外可知經云受舍於朝者言上介造朝而受命耳既受命則往廟門外識其處李氏心傳言受次在外朝是混觀禮於朝宗矣張氏爾岐以廟爲路門外之朝謬更不待言又廟門外豈能容許多廬舍故注以爲帷次尊之而曰舍敖氏謂朝王授舍惟自相朝則授帷次直以舍爲廬舍亦未是

侯氏裨冕釋幣於禩 玉藻云諸侯元冕以祭裨冕以朝鄭注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與大行人職所云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同也是天子則以次於大裘之五冕總名裨五等諸侯則各以其最上一服名裨也故此注云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而諸侯亦服焉然則諸侯固以裨

爲上矣侯伯之鷩子男之毳雖降於衮而在彼亦爲最上服

也又曾子問太祝裨冕注云絺冕元冕亦指孤與卿之上服

也敖氏謂此經裨冕公鷩侯伯毳子男絺反以其次等者爲

裨不顯與大行人相戾哉至裨字之義亦當從注訓爲埤不

當如楊倞訓爲卑也諸侯自祭元冕而朝王何以服上服尊

天子也然不各指其冕名而均曰裨者言其最上服猶是天

子之裨云爾尊君抑臣之義也 注以遷主爲禩固未安但

既有遷主曾不是告而反告於禩則載遷主何爲闕以俟考

嗇夫承命告於天子 承命者承請觀之命也敖氏乃鑿空爲

不敢當廟受而辭之說夫此時王已在廟矣已巳至廟門外

矣而僞爲此虛詞豈欲王復出廟至朝而行禮乎不情之甚

冬官既缺安知嗇夫非司空之屬敖氏云嗇當爲大亦強改
經文以破注也

匹馬卓上九馬隨之 卓鄭讀卓王孫之卓卽易說卦所云酌
穎也後侯氏先執之以出

侯氏升致命 先奠幣侯擯者傳將受之辭乃升致命與受贄
儀同

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 下拜者臣之正禮
辭之而升成拜者非特外臣卽於己臣之爲賓時也順君之
命不得不成拜乎上然已略兼賓主之儀不全乎爲臣矣今
侯氏降拜而復升成拜非辭則不升矣故注云太史辭之也
敖謂不辭之而升成拜尊者之禮夫既不辭之則下拜而臣

子之分盡矣乃復升拜儼若天子以賓禮待己者不已亢乎
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
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
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 方明固
爲上下四方之神盟時卽爲司盟之神二而一也諸儒多以
王不巡狩之歲爲壇以合諸侯未免漏卻時會一禮時會之
時而逢觀遇其當朝諸侯既循常制見於廟復偕羣后見於
壇其不當朝者則惟見於壇若般同之歲竝無當朝諸侯祇
見於壇而已其來亦分四時其爲壇自必各以其方而不專
在南方矣注言之未詳故後人往往致疑經言設六玉與六
色之木相配竝不言禮神也又蒼璧不可以爲圭黃琮不可

以爲璧夫人而知之也敖氏乃欲以大宗伯職所謂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者當之未免附會牽合

四傳擯 集說謂五等諸侯觀時俱北面此亦俱北面說可從至謂一朝三享凡四次傳擯則非夫傳擯惟春夏受享爲然餘則否況壇內羣后咸在日力難給而乃如此煩黷乎依注四位之說爲是五等而分四次何也蓋殷爵有公侯伯無子男惟畿內采邑之君則稱子子男者周所增建也以增建者而合爲一次也亦宜孟子曰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亦分四位夫有所受之也與

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

門外 行禮次第當在公侯伯子男各就其旗而立之前東門

王城東門也先拜日於東門乃至壇祀方明然後徹方明朝諸侯或有盟誓之事則朝畢復加方明節次宜如是若先受朝而始拜日祀方明恐非敬神之道夏秋冬以此推之會同諸侯其來也既分四時故爲壇亦分四門或拜或禮或盟或不盟各舉其一以見義經文所以簡而明也若如敖氏不分四時不分國之四門專就壇宮二百步之地一日而徧輯五瑞姑無論日力不給也卽如此日受朝之後乃始出壇東門而拜日復反而祀方明又至南門重禮已拜之日乃越西門至北門而禮月與四瀆終乃旋至西門以祀山川邱陵其紛雜無緒甚矣周公制禮夫豈其然

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注以為祭盟神而天

子諸侯及王官之伯各有所主未知何據陳氏祥道曾論之

矣

記

几俟於東箱 云俟則俟天子升席乃左右設几可知敖氏謂

升席在設几後則兩端俱礙矣何由升天子升席亦由下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八十終

善化劉鐸校
湘陰吳宗實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八十一

南菁書院

儀禮管見十一

長洲褚寅亮摺升著

喪服第十一 篇內五服所未著者甚多讀者引伸觸類以

意求之斯可得矣不復補焉

絞帶 按士喪禮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指齊衰婦人也注云

婦人亦有苴經但言帶者明其異既婦人異男子而用臬則

男子兩帶俱苴可知若絞帶用牡麻必明著之以別於苴矣

敖氏謂一帶用牡麻非也又此章明婦人之服異者但云布

總箭筭髮衰而不言經可見斬衰婦人要經與男子同敖氏

謂用牡麻亦非也婦人喪服要重於首豈反用牡麻耶

斬者何不緝也 帶緣各視其冠斷自齊衰杖期始敖氏以斬

衰領袖亦有純諺也

去五分一以爲帶 經但言要經視首經五分減一耳其絞帶與要經同雷氏絞帶小於要經之說疏已駁正不知朱子何以仍取之

苴杖竹也 小記云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兩經字俱指要經敖氏謂杖如首經之度未然

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 疏引喪大記子夫人杖大夫世婦杖文故言成人婦人正杖童子婦人不杖汪氏琬謂傳言婦人不是童子婦人非也

絞帶者繩帶也 敖氏謂絞帶博當一寸夫橢方之物有面可指方可言博絞帶形圓可以徑圍言不可以博言斬衰絞帶

之圍當如大功之經之圍

冠繩纓條屬右縫 細思其制終以注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著之冠之說爲優右縫敖氏謂以纓之上端縫綴於武之右邊以辟經之纓亦屬臆說

外畢 疏謂兩頭在武下鄉外出反屈之縫於武縫畢向外是也敖謂於武上之外縫合之亦非

居倚廬寢苦枕塊哭晝夜無時 未虞以前戶北向而無柱楣然亦必有通出入之處其制或略如圭竇焉朱子謂檐著於地如著地則難出入矣疏謂倚廬偏如東壁非兩下屋練後

乃於廬處兩下爲屋義較長自始死至既練哭有三無時一有時疏已詳晰敖氏更添殯後卒哭前朝夕爲位之哭爲二

有時尤賅

歎粥朝一溢米勺一溢米注云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

四分升之一王肅劉逵陸德明皆云滿手曰溢說似不同按

古量一升當今一合五勺有奇亦與滿手之盛略等也六斗

四升為鬴當今九升六合有奇以中人計之如月得三鬴則

每人日食九合六勺有奇矣故曰上月一鬴則日止三合二

勺有奇故曰下計其數亦僅堪歎粥也

君傳文明以有地者為君故注本以釋經蓋有地則當世守

義與有國者等與暫時蒞官而為其臣屬者不同服斬宜矣

士既無地雖為其臣安得服斬如卑臣輿輿臣隸名亦臣也

而豈遽為之服斬乎傳意言公士大夫之無地者雖有臣亦

不為服斬也公士大夫且然況於士乎或疑弔服加麻為太

輕即不服斬亦當齊衰三月夫齊衰三月則疑於有地者之

民矣故不制此服

父為長子但己身是適長即得為長子三年不論繼祖繼嗣

惟庶子不得敖氏併駁傳文庶子不得為三年之語甚昧傳

重之義

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疏謂

舉疏以見親言外以包內敖氏謂言妻之昆弟以見從母言

妻之昆弟之子以見從母昆弟合是兩說無遺義矣顧氏炎

武乃以昆弟昆弟之子俱屬所後者言則所後者之本宗掛

漏反多說易惑人斷不可從又言庶子為後者不服妻之父

母夫爲後而不服其母黨者以服君母之黨外姓之服亦無二統也若妻之父母則何嫌乎適子亦祭祖考豈不服乎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 注所言蓋本喪服小記疏云父未死被出自然是在室與上文同何須設此經明自遭喪後被出者解注意極明敖氏猶謂見出於父存之時嫌與未嫁者異何歟嫁與適人固可通稱但此篇之例專以嫁屬大夫適人指士

近臣君服斯服矣 經言眾臣之服降於貴臣而布帶繩屨傳則於眾臣中抽出言之近臣雖賤然得與嗣君同服非若貴臣者以近君故耳

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 按朱子曰石本在上以麻根著頭右邊從額前向左圍項後卻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云云準此即可推左本在下矣帶布升數固視其冠然此服衰裳尙無緣也又此二帶無別知斬衰二帶亦無別矣

父卒則爲母 父卒卽得爲母三年疏謂必待除父服卒而始三年非也經文則字是急辭

慈母如母 慈母有二其一庶子爲慈已者此經所云是也蓋父命之爲母也其一適子爲慈已者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是也適妻之子父不得命妾爲之母故不云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也然天子諸侯之適子則不服矣梁武帝旣使皇子爲慈母服小功又不論適庶皆同一例失禮已甚反

譏康成不亦舛乎內則所云師慈保本指庶母若缺人則兼取傅姆等其曰諸母即庶母也此則君子子為服小功曰可者指傅姆之屬此則不為之服武帝專以慈母為傅姆等而遺卻諸母不知大夫子之三母與國君子傅慈有別不可據曾子問以駁鄭也

帶緣各視其冠 此衰之緣疏謂中衣之緣非也至此章傳始

言緣則斬與齊衰三年者無緣明矣

父在為母 若庶子為母與父異宮者得伸禫與杖同宮者不禫雖杖而不以即位見小記

妻 此專指士為妻若公子為妻則見於記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妻則見於大功章俱不服期雜記云為妻父母在

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小記云宗子母在為妻禫則庶子母在不為妻禫

傳日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無服 無論有無繼母

及父存與沒俱為服期然此謂未再嫁者耳嫁則已絕於子不為之服故呂氏坤有出母而嫁兩相絕之論舉外祖父母則餘不服可知傳曰絕族無施服非特出母之黨無服即子之妻及子亦不為被出者服

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 經所言皆指有服者傳

則有明其無服者此二句傳也先儒竝無異詞顧氏炎武以下有傳曰二字遂指為經文謬甚

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 注訓從為虛字言從而為之服所以

答其爲父三年斬衰之恩王肅則訓爲隨從之義言隨之而嫁則服否則不服義似勝鄭

祖父母適子則父在期庶子不論父存沒俱期

大夫之適子爲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注謂降有四品以尊以厭以旁尊以出敖氏併旁尊於尊降

中言降有三品細思旁尊終當自爲一品如公爲始封之君

其昆弟既非公子又身不爲大夫則其降也以旁尊而不以

己身之尊也敖又言凡父在爲妻而非有所降者其服皆然

不別適庶不識所指何屬尤未解 大夫爲庶婦當服總絕

總則無服矣疏謂小功誤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注疏極明敖以弟字爲衍是限以庶

長必不爲兄也否則雖爲兄而不服適長弟期也義俱未協

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 庾氏蔚之曰舅沒則姑老是

授祭事於子婦至於祖服自以姑爲適虞氏喜曰元孫爲後

其母尚存元孫之婦猶爲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

據此則賀氏循所云其夫爲祖曾祖高祖後者妻從服如舅

姑不可通之於曾祖姑以下存者矣

天子及其曾祖之所自出 當遵注祭感生帝之解勿用王肅

說

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

得後大宗 戴氏聖曰大宗不可絕又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

先庶耳族無庶子已有一適當絕父以後大宗田氏瓊曰後

大宗者以所生支子還承本宗據此則敖氏謂大宗有時而絕者非矣同居繼父猶謂之父甯以身為人後而竟改稱其父母為世叔父母乎假使為族父母之後則遂稱其父母為族父母乎夫族父母無服者也既加以無服之稱而仍為天服期乎如曰以族父母之稱正其名以生我之服致其情是名與服兩不相應也夫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既沒其父母之名矣則直為族父母服期矣聖人制禮甯若是乎故歐陽子之說終未可厚非也然則仍直稱父母乎曰不可於為所後者正其為父母之名於生我者加之以本生父母之名斯兩得之矣經言為其父母即本生之義也即歐陽子所云不沒其父母之名之義也

繼父同居者撫我育我恩止於一己耳至以其財為築宮廟歲時使祀則德及先人矣祖父血食賴以不絕此莫大之恩也安得不服以齊期之服周公於行路之中而制此重服正所以激發仁人孝子之心耳非傳不能得聖人之精意顧氏炎武乃謂後儒不得其說而為之辭亦昧於公私輕重之義矣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有宗子安得有族人無主之婦其有之必大宗滅絕而小宗又不立後者也

妾為女君妾稱適為女君儼有君臣之分矣若仍以本族娣姪出降一等之服服之是等夷也當以康成無服之論為正或謂士妾有子則稱貴妾妻當從服不知從服降一等仍無

服也推之買妾更可知

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

集說云妻與夫爲一體故不問

己子與妾子其爲服若不服與夫同此明女君尊得同夫而降其子之義也又云妾於君之子亦從乎君而爲之其爲服若不服皆與女君同此明妾不尊於君之子則無尊降之嫌故與女君同也又云惟爲其子得遂獨與女君異者則以不得體君故也此明妾實尊於己子若不爲服則同乎女君矣同乎女君卽體君矣故爲服期此正解注不得從女君尊降其子之義也極明晰

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 士服姑姊妹女

子子出嫁大功無主者期大夫之子應降小功因其無主仍服大功又因其身爲命婦故爲服期期亦不過服其本服耳非有加也子服三年其爲不報不待言矣故傳不言女子子期有似於報實其出嫁本服非報也故傳明之其餘皆報大夫在則服其子以期沒則服其子以大功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 此祖父母指父在者亦兼父非適長在內適孫則適子已沒者當以尊降而不降者以不敢故也與女子子出適爲祖父母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義同疏衰裳齊牡麻經無受者 亦冠布纓布帶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 婦人當依注指本宗宗子言敖謂兼宗婦在內而經無夫之宗子文非也此服專爲宗子

而制不問親疏尊卑及無服者皆服嫂叔無服爲宗子及母妻則當服矣敖謂無服亦非

尊祖故敬宗以曾高之服服宗子是敬宗也所以然者以宗子傳先祖之重祖宜尊故宗宜敬也

言與民同也可見民爲君服本齊衰三月

庶人爲國君注云庶人或有在官者言或解經不言民而言

庶人之義言民之中卽有在官庶人亦止同民三月不服斬

也故言或以包之敖氏誤會注意乃云非在官者不服謬也

夫服疇食德繫誰之賜乃竟若是愬乎又謂非當家者不服

尤謬甯有父兄君其君而子弟不君其君者乎而父兄亦竟

晏然聽之已乎是教之爲亂民也此等關係名教匪細不可

不亟爲辨正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傳於爲舊君既云言與民同矣

一今於妻復發此傳且於長子言未去則妻隨夫出可知鄭氏

所謂妻尙未去同民服三月非据雜記違諸侯之大夫不反

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則是臣適他國若所仕者尊卑不

敵有不服之理經所以不著去國大夫服之文者以服不服

未定也若其妻雖去則無不服也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注

闡發制服意最精長子在國奉宗廟則服戴氏聖所云者是

也去國則不服當如注說也敖氏謂已服之外妻子雖隨去

亦服明背傳子未去之文不可從劉氏做言大夫去國而未

仕者則反服若已仕者雖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亦不反服與雜記異義亦非士在外其妻子不言有服恩淺也
 曾祖父母祭祝之辭元孫以下皆得稱曾孫固然然稱名則可若制服之義則五世親盡服至高祖止矣顧氏炎武謂自高祖而上苟逮事者皆為制服蓋沿沈存中由祖而上皆曾祖由孫而下皆曾孫雖百世可知也之說卻未然

舊君注云待放解傳猶未絕之意已出在竟猶為婦除其宗廟是未絕也此章言舊君前後凡三條首條仕焉而已者雖不在位仍得棲遲井里君臣無隙恩禮最深故不惟服君并服其母妻次條去國而更事新君義屬於新君矣然所事之君尊卑與舊君敵者猶為制服忠厚之至也惟尊卑不敵乃不為服分限之也此條待放未去既在竟上何得不服然而負罪引疚視仕焉而已者有間矣故不敢為君之母妻服此三者之分也若即以此為已去國者則經何以先著其妻子之服乃隔繼父曾祖宗子三條始列大夫為舊君之服又反置在後前後斷續首尾衡決若是乎詳繹經文實與上條大有區別非強附會注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 傳必言嫁於大夫者見不敢以出而降不特適士者為然也言成人而未嫁者所以發在室有逆降之例然而降旁親不敢降其曾祖意尤重在已嫁者惟其然則等而上之雖諸

三才總角經
疾之夫人天子之后無不皆然矣傳深得經之微意敖氏乃
譏其失旨乎

殤未成人者其文不縛故殤之經不樛垂 文承不縛言指要
經明矣蓋要經有樛散之變始散繼樛者爲變其文縛也始
終不樛者爲不變其文不縛也若首經則九月以上始終有
纓七月以下始終無纓無變不變之異也檀弓之樛經環經
則指首經而言一股而不纏者曰環經此弔服也兩股而絞
者曰樛經此五服之經也樛經但有有纓無纓之別無樛垂
不樛垂之異敖氏卽指要經爲首經又謂異於成人者散而
不絞俱誤

無服之殤以日易月 敖氏曰齊衰下殤小功七歲以下猶宜

有服哭之八十四日亦近於總之日月矣

不降其適也 傳明言不降敖氏故與傳違乃曰加隆黃氏榦

曰適婦無所指斥明關之天子諸侯

姪丈夫婦人報 姑與姪不以兩出而再降姊妹同

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
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
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傳欲明不爲夫昆弟制服之
意置而不言反言夫不爲昆弟之妻服者蓋爲昆弟之妻服
則昆弟之妻宜報矣妻之服從夫生也故先明其本敖氏未
喻傳立言之旨而輕爲訾議朱子曰而可乎言其不可耳非
謂卑遠弟妻而正謂之婦也注疏皆誤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此等有父
爲大夫而存者卽是尊同不降

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 顧氏炎武曰尊尊親親周
道也諸侯有一國之尊爲宗廟社稷主旣沒而餘尊猶在故
公之公子於所生母不得伸其私恩爲之大功大夫之尊不
及諸侯旣沒則無餘尊故其庶子於父卒爲其私親竝依本
服如邦人親不敵尊故厭尊不敵親故不厭此諸侯大夫之
辨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此條意重在

許字者之在室逆降其已嫁者之降連言之耳逆降之說諸
儒謂未然夫婦道外成旣有係屬卽降其本族旁親亦不嫌

於薄然竊意逆降之節未必一許嫁卽然或在請期之後將
嫁而未及嫁亦遂同已嫁者之例耳 此條或議傳文或駁

鄭注朱子亦疑而未定細玩賈疏則注混於傳眞屬顯然疏

云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十一字旣非子夏自

著又非舊讀者自安是誰置之也今以義必是鄭君置之欲

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其論最確蓋鄭揣誤

讀之意旣將此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兩人合上經君之庶

子總爲三人而指爲君之黨是一誤又將經世父母叔父母

姑姊妹指爲妾之私親是二誤故注曰舊讀合大夫之妾爲

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

也是言其第一誤也又云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

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是言其第二誤也然後以此不辭云云辨其非然則傳中下言至私親也二十一字是注而非傳矣不知何時將舊讀以下三十二字屬經文姑姊妹下以下言至私親也二十一字廁入傳中而以此不辭以下為駁傳語雜亂無次讀者滋眩今依疏釐訂如左

經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 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

服得與女君同 遵注文爛在下之語移傳十六字於此經

之下

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嫁

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注舊讀合大

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為此

一三人之服也下言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

私親也此不辭即實為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云

云 依疏將下言二十一字移置在注之服也之下此不辭

之上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

夫者 馬氏融曰在室大功已在大夫尊降之限嫁於大夫尊

同故不復重降嫁士則小功大夫之妻服其本族與男子同

故不復釋因嫁而降雖彼此俱嫁亦止一降無再降也故大

夫之妻服其姑姊妹之嫁於大夫者與大夫同 上經許字

大夫者得逆降其本族此經惟姑姊妹之為大夫妻乃不遞

降然則大夫之妻得以尊降本族明矣

此自卑別於尊者也 自從也非自己之自下自尊別於卑義
同敖謂立一虛廟於公宮左之最東以爲行禮之所及封君
沒於焉祀之謂之太廟真屬臆撰

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 荀覲謂大夫猶降其親則諸侯雖
所不臣亦絕不服是也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者指爲臣者言
若所不臣仍服期疏謂服斬未是

總衰裳牡麻經 用牡麻而亦深之斷其本射氏慈戴氏聖皆
云吉屨無絢疏云帶屨同小功小功章雖不見屨而於總麻
章言之則自總衰以下皆同也

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 有此接見之禮卽制此服不
論已未接見疏謂不聘天子卽無服非

澡麻帶經小功五月者 注引小記不絕其本屈而反以報之

按孔疏云首經無根要帶猶有根示其重也屈所垂散麻上
至於要然後分爲兩股合而糾之以垂下較此賈疏更明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
殤 疏言五十命爲大夫禮之常法或大夫之子有盛德未必
要至五十是以有幼爲大夫者則容有昆姊之殤服是也敖
氏乃以昆姊二字爲連文謬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注云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

輕者降可知馬融云不言姑者不降姑也二說不同降姑之
義爲長本生父母昆弟姊妹之服經俱備見不言祖者容仍
是其孫此則姑亦不降矣敖氏謂本生之正親旁親皆以所

後者之親疏為服假使為疏屬之後則祖父母以上俱無服矣安乎否乎

為外祖父母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 馬鄭皆云以母之至尊故本服總而加服小功最得聖人重本宗輕外族之意集說云子從母而服母黨者皆降於其母二等母為其父母期宜小功非以尊加故與傳違大謬如其說則母為其昆弟之為父後者何以不亦降二等而小功乎此服有六為母之父母母出為繼母之父母庶子為君母之父母繼母之父母庶子不為後者為己母之父母為人後者為所生母之父母為繼母黨服如繼母多則虞喜謂縱有十繼母惟服次其母者之黨也使其亦出則以次服再繼母之黨矣若沒而非出當如虞說仍服

從母丈夫婦人報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總也 集說於此亦不得不遵傳言加矣

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 按左氏傳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孔疏引此傳文而釋之曰以弟長解娣姒言娣是弟姒是長也此與爾雅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之文正合蓋長稚也弟長也娣姒也俱隨婦人之齒而相稱也故疏云假令弟妻年大稱之曰姒兄妻年小稱之曰娣也雖曰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然爵與坐次則爾至於相稱斷無年少者而反呼年大者為娣之理馬融王肅說恐未然又案爾雅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此言兩妾異姓

而同事一夫者也可見娣姒長幼之義從婦不從夫并不以
事夫之先後論矣

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注意以此服雖因慈已而加而三母
實是大夫之禮父沒則三母之禮亦無故仍服為庶母本服
之總敖氏謂父沒仍小功存參

總麻三月者敖氏曰此布七升半乃在小功之下者以其縷

細也凡五服之布以縷之粗細為序粗者重細者輕故升數

雖多而縷粗猶居於前如大功在總衰之上也升數雖少而

縷細猶居於後如總麻在小功之下也

士為庶母裳服一篇指士為多獨於此言士者一以見大夫
之不服庶母一以見下貴臣貴妾之服為大夫制不為士制

故於此特別言士也

貴臣貴妾周公制禮士皆無地無地則無臣前已言之矣小

記云士妾有子則為之總無子則已此云貴妾其非有子士

妾可知夫大夫雖尊於士實卑於諸侯故於絕總之中特制

此臣妾之服以遠別乎國君也此與庶子為父後之大夫服

母以總義各有取勿泥常例士妾子之有無未定故不著其

服

乳母士妻自養其子安有乳母據內則大夫之子有食母此

指君子子無疑小功章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父在小功父

沒總身為大夫則不服此章父存沒俱總父在之總乳母之

服也父沒之總庶母之本服也若身為大夫亦不服昌黎東

坡於乳母皆葬而為之銘為之服此乃雇他人婦以乳哺己者然與賤者代之慈己意同故為制服

從祖昆弟之子

孔穎達謂同堂昆弟之孫理自總麻曾祖為

曾孫三月無等降之亦三月集說謂族曾祖於昆弟之曾孫

族祖父於從父昆弟之孫以其為旁親卑者之輕服略之而

不報二說以孔為正蓋旁親之服未有不報者也

曾孫

此服不分適庶雖適子孫俱沒為適曾孫亦止總疏謂

為適曾孫服期恐非

夫之諸祖父母

從祖祖父母及從祖父母自是兩輩安得以

諸字賅之依注從祖祖父母及外祖父母之說為是同是祖

行可統言諸也夫之外祖母妻亦服乎據服問有從無服而

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注云為公子之外祖父母

從母總麻疏云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皆謂為兄弟同

宗直稱兄弟外族稱外兄弟也則不特服夫之外祖父母竝

服從母矣

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

從下 此雖兼丈夫為大功以上之殤婦人為夫族齊衰之殤

在內而意實起下齊衰之殤二句故疏言為下婦人著殤服

而發之也何敖氏言不宜在此乎婦人服殤發凡於末者以

別於男子

記

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繚緣為其妻練冠葛經帶麻衣繚緣

皆既葬除之。大功正服衣九升練冠練衣以九升之布練熟爲之。故練衣亦名功衰。練冠冠紕亦緣以縗。聞傳所云練冠縗緣是也。就其質而言之。直曰練冠。就其紕而言之。亦名縗冠。母重故直言其質。妻輕故可言其紕。其實一也。縗冠之縗不必改爲練。但疏謂縗布爲冠。恐無此服。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報指兄弟報爲人後者之服也。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則指爲人後者服所後者之旁親也。記本分明。顧氏炎武乃汨而亂之。以報字連下讀。此因前昆弟之子既指爲所爲後者。昆弟之子嫌此復出。故以爲本生兄弟之報服。大謬。有親兄弟之子乃取疏屬以爲後者。或昆弟止一子。或雖有可爲後

者而廢疾不任事也。本生外祖父母從母於兄弟該之。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此乃爲加以加於本服之外也。若應降不降不可名加。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小記云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明言用布。而程氏大昌猶謂無一語。紀其如何爲免乎。注言爲之喪主更補記未備。

朋友麻。据注意則士之弔服當事弁。經疑衰而素裳。集說謂服素冠則庶人用何服。以弔乎。恐未然。弔服有三疑。衰在錫衰。總衰之下。幾近吉服矣。故鄭司農謂用十四升布而康成亦云疑之言。擬以十四升布擬於十五升之吉布也。集說云疑衰亦十五升而去其半。蓋布縷皆有事者。布縷皆有事則

疑於吉升數與錫總同則疑於凶故因以名之非也蓋自三升以至十二升凶服也于五升吉服也若用十三升則嫌爲凶服十二升之等差故闕之不用而用十四升以取擬吉之義如云取疑似之義甚無謂也 易文言陰疑於陽必戰漢儒亦訓爲擬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 此指大功兄弟若小功室老無服矣室老近臣異於邑宰遠臣故從君服疏說是也亦以大夫之臣與天子諸侯之臣異故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 爲其所生之母止服總矣從服宜降故無服不得以爲人後者服本生母黨例之

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 固見不以厭降亦見不爲妾者其服容有異於邦人大夫妻得降本族也益信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此注以君及卿大夫弔士俱皮弁錫衰文王世子注則云諸侯爲異姓之士疑衰與此異豈同姓錫衰異姓疑衰與據服問大夫相爲錫衰與君同此記大夫命婦相爲俱錫衰而皆無士竊疑大夫弔士或祇得用疑衰敖氏所云亦有理也傳注所云衰在內衰在外指所衰之人言以內外臣分布縷之治否也當善會何以言子折筭首而不言婦終之也 張氏爾岐曰傳言終之

者因記本以女子子與婦竝言惡筭有首以鬣下單言子折筭首布總而不言婦故解之曰終之也謂當以惡筭終期也

注仍指女子子誤會傳意

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

記無不髮明文未可臆

適博四寸出於衰

適卽負領也兩相各闊四寸縫著闊中八

寸共一尺六寸矣衰綴於其外闊中出於衰者兩相各二寸

連負領四寸則兩相各出六寸也疏是也前襟後裾禮服也

此既有闊中及辟領在喪服之外四寸之衰卽當心而綴於

闊中之外矣甯藉衿乎邱氏濬欲作一外衿掩於內衿之上

服之謂必如是衰乃當心殊可不必

衣二尺有二寸疏釋注意極明蓋倍二尺二寸爲四尺四寸

加闊中八寸則五尺二寸矣此指一邊言也合前後兩邊計

一之則共用布一丈四尺故注曰而又倍之云云楊氏復以而

又倍之句專指加於闊中者而言云用布廣尺六寸縱八寸

中摺之各縱四寸以一頭四寸去兩邊四寸存中央八寸加

於後之闊中以一頭四寸全用之加於前之闊中前之一尺

六寸視後之八寸爲倍說太新奇而鑿

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爲母雖有期與

三年之別而衰四升冠七升則同疏言父在爲母在正服齊

衰非也應在降服內父卒爲母三年乃是正服耳此與篇首

所陳自異宜黃氏榦譏其相抵牾

刑刺自異其首月續新其

寡非出類吾初思內以六

三年之限以錄四代錄

齊東四代其錄上其以其

六十七斷錄之及下微論

錄錄之關中此一題四

中錄之各錄四書以一題四

又錄之四專錄賦然圖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八十一終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實校

